

編 第 樂 譯 由 北

II

部 樂 俱 董 吉 老

譯 存 蠶 施



行 印 社 談 日 十

1 9 4 5

北山譯乘第一輯

II

老古董俱樂部樂部

施螢存譯



十日談社

1945

# 引言

最先使我對於歐洲諸小國的文學發生興趣的是周瘦鵬的「歐美短篇小說叢刊」，其次是小說月報的「弱小民族文學專號」，其次是周作人的「現代小說譯叢」。這幾種書誌中所譯載的歐洲諸小國的小說，大都是篇幅極短，而強烈地表現着人生各方面的悲衰情緒。這些小說所給我的感動，比任何一個大國度的小說所給我的更大。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學專號」，其中又有一些論文，介紹歐洲諸小國文學狀況之一斑，使我得到了初步的文學史知識。

其後，當我自己能找外國書誌看的時候，我發現有幾種英文雜誌似乎專注意於這一方面的文學之介紹，例如 *Dial*, *Living Age*, *Slav Review*, *Poet Lore* 等，因此我對於這些雜誌也發生了極大的興趣，然因財力不足，未能每期買得，結果是看到的少，遺漏的多。而看到的又往往是在圖書館中匆匆過目，或從朋友處輾轉借來，留一二日即便送還，因此亦未曾多有透譯。

民國三十年，來廈門大學教書，在西文雜誌書庫裏發現了四五年的 *Living Age* 及

Dial，皆一九三〇年代的東西，欣然取閱，對於那些未曾看過的固然還覺得挺新鮮，而對於那些看過已久的，尤其有舊友重逢之樂。四年來，每當寒暑假，山居無事，便將其中所載歐洲大陸諸國小說，擇尤逐譯。陸續譯成者不下三十餘篇。這個集子裏所收的十篇，便是此中的六部分。

這十個短篇是我所最心賞的。我懷念着巴爾幹半島上的那些忠厚而貧苦的農民，我懷念着斯干狄那維亞的那些生活在神祕的傳統與凜冽的北風中的小市民及漁人。我覺得距離雖遠，而人情却宛然如一。在我們的農民中間，並不是沒有司徒元伯伯，而在我們的小城市中，也很多同樣的「老古董」。所可惜的是我們的作家們却從來沒有能這樣經濟又深刻地把他們描寫出來，於是我們不能不從舊雜誌堆裏去尋覓他們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九日 施蛰存記

# 目次

## ★保加利亞三篇

羅西察河上的石橋 (卡拉列舍夫) ..... 一

聖史璧列侗的眼睛 (愛林·沛林) ..... 一三

客 (愛林·沛林) ..... 一九

## ★匈牙利三篇

兩孤兒 (皮洛) ..... 二七

稱心如意 (育凱) ..... 三七

## ★瑞典一篇

婚禮進行曲 (拉瑞列孚) ..... 四五

## ★猶太一篇

.....

緘默者彭齊 (俾萊支)	五三
★捷克一篇	
賊 (瑪喀耳)	六九
★南斯拉夫二篇	
老古董俱樂部 (維列卡諾維豈)	七九
建築家 (克萊弗)	九三

# 羅西察河上的石橋

保加利亞

A. 卡



「母親，我怎麼才能知道我不是犯了罪孽呢？」

「告訴我，我的孩子。」

「告訴你什麼呀？」

「你害着病躺在床上已經足足三年了。三個夏天已經像一隊長長的駱駝隊一樣地過去了。牠們在你的小窗外面經過，並且看着窗裏邊。那些黑櫻桃已經熟了三次。你也沒有伸起手來採摘牠們。高高的麥楷堆已經在麥場上堆起了三次。從前你不是很愛這上帝底世界的嗎？你難道不會渴望着走出去，在太陽底下，看着那些樹木，麥田和那座巍峨的大橋——還看看那些年輕的姑娘們長得多麼好看嗎？整整的三個夏天——而你還不能起來！」

「我不知道，母親；或許我不會再失却這個世界了。」

「你爲什麼這樣說呢？」

蠟燭把他的仁慈的光芒照在這個病人底臉上。聖瑪利亞在那神龕裏緊緊地抱着那小

耶穌，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似的。那老母親坐在一只小凳上，把她的手輕輕地擱在她兒子的手肘上。她不知道該怎麼樣問他才好。兩顆粗大的淚珠從她的臉頰上滾下來。屋子外面，是嚴寒的白晝。在黑籬笆外的小徑上，什麼地方的被壓折的樹枝發着微微的響聲，正如在祈禱一般。牠們溫柔地祈求着天老爺。白色的烟肉穿透了繁密的樹枝而挺起在空中，好像瞭望一下到底是不是全世界都睡熟了。

灰色的小貓抬起了頭看着他們，覺得很奇怪似的。

「你還記得嗎，母親？」

「什麼事？」

「他們開始要在羅西察河上造橋的那個夏天。密爾那替我做了一件繡着紅花的白襯衫。」

「不錯，我記得的，彷彿還是今天的事呢。在那個夏天，你長足了二十二歲——一個到了結婚年齡的青年人了。」

「他們都笑我，說我決不能把那邱珂伏平原和我們這村子連接起來，說我決不能和這條大河爭抗而克服了他，在那河上架一頂石橋，把他像一個年輕的新娘似的降服下來。但是我知道我能做到的。父親和我相隣近的各個村子裏給人家造房屋已經七年了。我已經全都學會了該怎樣建築，而且我還學成了一身好手藝，叫父親很喜歡我。有一次

我們到河邊去鋸那株大白楊樹——你一定還記得那株老樹的——我們坐在河邊上。那羅西察河裏的冰很急地唱着歌流過去。楊柳都彎倒了，牠們的青蔥的頭，蘸在水裏取涼。父親對我說：「你仔細聽着，瑪瑞兒，我不能做這件事，因為是你必須做。他必須做。他就在這個地方。他必須搭到兩岸，而把兩個世界接連起來。在河的對岸，生長着人們的麵包，給他們造一頂橋？讓他們好走過去收麥子。」

那晚不隻小鳥正在那株大白楊樹上唱歌。我聽着鳥聲，同時也聽着父親的說話。於是我說：「你，我是不是能給他們一頂橋的人呢？」

「當然你是的。記着，這裏是最好的地點。讓他成爲一頂四個涵洞的大石橋。到塞拉思去召集那些石匠來做它。把農人都召集起來動手。一點也不用怕什麼。祇要世界存在，他們就會得永遠紀念着你。天下沒有比這件工程再偉大的事業了。」

那唱歌的小鳥生着一對銀色的翅膀。天上的甘露從這對翅膀上滴下來。我站着默想。即使父親不對我說，我也該造他起來。我的想像中就湧現出了那頂橋，橫跨着那大河，一頂嶙嶙的有橋的母親，正如我後來終於造成了的那頂橋一樣，正如一個箍套住了一條自由自在堆築入青山中去的即溜的黃蛇——那蜿蜒的河流。於是我就聽見大車隆隆地在這橋上行過，捆麥子的繩索憂鬱着，而那些從岱里·奧曼來的水牛顛動着牠們的彎曲的角。

「當你開工造橋的時候，」我又聽見父親的聲音說，「把你最親愛的一個人砌在裏頭。」

「誰是我親愛的呢？」

「你自己知道的。」

病人臉到這兒就停住了，基督底母親點着她的頭，而她的嘴唇好像在這樣說：「我決不肯拋棄我底兒子的。」

月亮從窗子裏照進黃色的光來。沿着那白色的小街兩旁的櫻桃樹，一株挨着一株地笑着。夜是一幅白色的被單。聖伊里亞恩在那黑暗的原野中巡遊着，詢問那些田地是否感到口渴，要是口渴的話，明天也可以給牠們水吃，於是牠們回答了他。

「我的父親疏遠了，」祇剩下我獨自個造這頂大橋。我雖然知道這頂橋該怎樣建造，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是不是必須犧牲一個活人。誰能告訴我呢？春天讓鸚鵡鳥來報告她來臨的消息。那些頭髮鬚鬚的石匠們也都來了。他們整天錘鑿着石頭，於是我進行着我的工作。我很害怕，但是我很高興。這不是容易的事情，母親，要送一條人命。我怎麼敢？誰應該被我埋在這橋下呢？那日子終於到了。我們踏勘着兩岸的形勢。我頭眼昏花地走着，心裏想我也許會發瘋了。……一天晚上，我到他墳上去，跪在他墳頭，抓着他的墳土。」

「告訴我，是誰。你知道的！」

那墳靜悄悄的不做聲。一個墳會說話嗎？

於是我回了家，天已亮了，我睡熟了做了一個夢。父親像在世的時候一樣地走向我身邊來，束着他那紅顏色的肚帶，肩膀上披着他那粗羊毛的大氅，手裏握着一隻白鷹。他立停在羅西察河的高岸上，對我說道：

「我把這個鷹放了別留心看他停在什麼地方。牠會告訴你，誰是你該埋在橋下的人。放出些勇氣來，我的孩子。」於是那白鷹拍着他的翅膀冲天飛去。牠在村子上繞了三圈大圈子就降落下來。牠像一塊石頭一樣地直落下去，我看不見牠到底停在那裏。父親眼看着我，搖搖頭，便跨步向河上走去，忽然間，我的橋已展開在他面前，於是他從這橋上走過去，他在對岸站住了，把這頂橋從這邊到那邊的仔細察看了一番，揮着手說道：

「前進呀！」

我吃了一驚，直跳起來。那時你並站在我床邊，母親，你說，「起來，瑪瑙兒，天早已亮了，汝車老早已開動了。醒來呀！石匠們都已止工了！」

我出了門，並不到橋邊去，而走向諾亞老爹的場地上去，我想去看看密爾珈，把這一切事情告訴她，讓自己心裏鬆動一下。當我走到她們的屋子前面的時候，我看見了一個可怕的景象。在她們的胡桃樹上停着一隻白鷹，就是我父親放了的那隻鷹！

即下我懷新的一切都變做黑暗的了。我的耳朵都聾了。我跑到父親墳頭。我要掘起他的骨頭來。問問他怎麼可以把我的她搶了去。他，我的父親！難道他斷也不疼愛我嗎？我真瘋了。出！死！怎麼能回答呢。

在那造橋的地方。泥水匠正在唱歌。羅西察河裏的水把他們的歌聲帶走了。他也彷彿在哼。他們一點也沒有什麼煩惱。他們一邊唱歌一邊進行工作。他們用那些龐大的，龜裂的鐵鏟子一樣的手堆疊着大石塊，他們正如要把他們的歌曲砌在橋裏頭一樣，他翻真是廢運的臥哪！我該把誰砌在裏頭呢？

別說我坐在父親的墳頭。我睜着眼睛望着密爾珈家的胡桃樹。因空中遊行着朵朵小白雲。這是。關白依天使。我靈魂沐浴在晨光中。到晚上。當我會見密爾珈的時候。我一定會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我跪伏在墳頭。眼睛裏飽含着淚水。

此立着通到邱壘。伏爾圖夫的太陽邊。我看見一片大黃雲。我聽見一派鈴鐺聲和叫嚷聲。無數載滿了麥子的木車都在開始列隊出發。在白楊樹上鳴叫的那隻小鳥現在棲止在第一輛車上。那隻麥穗子。當他們行到河邊的時候。他們並不把銜卸下車。祇是等着，他們驚慌地跳下。我站起身來。我擦擦眼睛，把手橫在額上瞭望，可是並沒有什麼人在底下。那堆泥水匠還在曬着。——「杭——育！」

我心裏打定了主意。就這麼辦！

在晚上，我的密爾到井邊去汲水。當她俯身在井欄裏的時候，我看見了她的黃銅的耳環，還擡了一下她的修長而黑暗的身影。祇有月亮看見我的舉動。

這時，在樹叢上，那小鳥又唧唧地唱起歌來了。小貓豎起了她的耳朵，一跳就跳在樹上。這病人又神志恍惚起來了。這就是在哪被找去以前的白楊樹上棲息及唱歌的那隻小鳥。牠曾經有好幾夜飛來唱歌，而現在牠又來了。牠在櫻桃樹的葉叢中穿跳着。小貓在窗上牽動着牠的小腳爪。他的母親站在牀邊聽着，但簡直不信牠的兒子所說的話。他怎麼竟能忍心使她死掉呢？

「這該詛咒的橋，還是讓風暴把牠摧毀了吧。」

「你爲什麼要詛咒她？母親，這是我的決定。我造成了這頂橋。我犧牲了她。」

「但是你因此犯了一個大罪了。我的孩子。」

這個大匠的眼睛忽然光亮起來。

「你還記得我們完工的那天嗎？那個星期日是多麼發瘋似般高興的節日啊？九個村莊裏的百姓都聚會攏來慶祝羅西察河上的大橋底開幕禮。這裏頭有二大羣青年。兩個山裏頭的牧人，他們後來就在我們這裏過夏的，奏着風笛。你還記得這兩個人嗎？母親，那個黑臉的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想要娶珂娜姊姊，但是你沒有贊成。因爲你不願意把

她嫁給外路人。那些老年人在橋上繞來繞去，將他們的手杖叩擊着，又撫摸着那冷冰冰的石頭，說道：「上帝一定已把大聰明賜給瑪瑞兒了，這可是到底上帝怎樣把大聰明賜給我的，這祇有我自己知道。人們全都非常高興。他們從亮晶晶的酒瓶裏喝着酒，互相祝頌健康。那時我一聲不響，也不想喝酒，只看着這羣高興的人。當那風笛唧唧地響起來的時候，不論老的小的，全都跳起身來了。他們手牽着手，開始瘋狂似的跳起舞來。有人嚷着，「喂，你們大家都忘記他了，那大建築家在那裏呀——來跳一會兒舞呀？」他不再說下去了，而這時風笛也停止了。母親，啊！上帝！我看見一個屍體！你總知道他們抬來的是誰。

我跟到墳場上，給她墳頭上撒了一把土，求上帝保佑她的靈魂！

當我走回來的時候，我看到人們還在跳舞和娛樂。我拿了一瓶酒，一直喝到爛醉。我們跳舞到半夜。在底下那塊小平地上，幾口大鍋子裏滾着沸湯。他們宰了九隻羊。再底下，那邱柯伏平原似乎顯得更廣大了些。牠很高興，燕子都在玉蜀黍田上穿來穿去。那荒地也渴望着有人去用古代亞當的犁耙耕耘牠。

火炬被燃點起來給我們照明了。姑娘們的眼睛裏都閃着亮光，像黑色的火一樣。我的心因悲哀和癡癲而碎了；我想我應該放棄她，決不再想起她。我喝得大醉。願上帝饒恕我！

半夜之後，當第一隻雄雞叫起來的時候，大家都昏昏夢夢地回到各人的家裏去了。我却沒有就回家休息。我坐在一塊石頭上默想。當時我心裏到底想些什麼，現在我已經記不起來了。當我坐在那兒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叫我。

「瑪瑙——兒。」

我站起來，一直向那聲音的地方走去。月亮把黃色的光液灌了滿地。我不記得走了多遠。終於，在麥田中間的那小山上，我看見了一個裸體的女人，她那鬆散的黑髮一直拖到地上。

她是從左手走出來的；這顯然是從那些刈割了的麥子堆出來的。但誰知道她從什麼地方來到那些麥堆裏呢？一大片荒地都沉醉於蟋蟀的謳吟聲與繁星的閃光中。誰知道，也許當時我還是昏迷不醒的。我凝看着這個等候着我的女人。

「瑪瑙——兒。」

什麼地方，有狗在叫起來了。牠們拉長了頸子對着月亮狂吠着，我不知怎的，覺得很悲慘。我站着注視她。我身子打着寒噤。那些麥田也打着寒噤，開始皺縮起來了。這女人是誰？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她的？多麼黑的眼睛……啊母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一雙眼睛。可是這樣眼睛却似乎是怪熟識的。牠們抱住了我，於是她向我走過來了，肌膚雪白而又美麗。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裸體的女人。她的黑髮發着悉索索的聲音

，她的眼睛灼熱了我。忽然那麥田變得很黑暗了，於是她伸出兩臂來向着我。

「我等你好久了。」

她說出這話之後，我才認識她。這是密爾珈。我叫了出來。啊，不，我並沒有叫出聲。我給嚇怕了。我就向麥田裏跑，而她跟着我。

「你爲什麼跑呀，瑪瑞兒？我們今天已經訂婚了。你難道沒有看見那麼多的人從各個村莊裏趕來慶賀我們嗎？」

我祇覺得她那些柔軟的頭髮使我窒息了……

神龕前的小蠟燭閃亮了一下便熄滅了。月亮隱掩在櫻桃樹背後。那老太太把她的手按在病人底額上，哭起來了。小貓在白光的小徑上追逐着影子。在遼遠的麥田裏，聖伊里亞思在月光中遊行着，採着草藥。他問那些麥田，要不要他向上帝求乞一些水。那些麥桿回答了他。

「母親，到了星期日，你到墳場裏去的時候，請你在她的墳邊停一停。遲一些，等人們走完了之後，你告訴她，羅西察河水已經流了三年，沖洗着我那頂橋下的大石頭。她已經把我的罪孽洗淨了沒有？你去問問她，母親——她會告訴你的，到底我的罪已經被饒恕了沒有。」

安蓋爾·卡拉列舍夫 (Angel Karalicheff) 現代保加利亞作家，生平未詳。但知其作風與一般保加利亞作家如愛林·沛林者相近，即好用民間傳說作情調憂鬱之小說也。此點實爲保加利亞之民族性，故我人讀保加利亞諸作家之小說常覺其與民間故事距離不遠，而缺少客觀的寫實成分，此篇所述瑪瑙兒因造橋而犧牲其愛人，當亦爲保加利亞民間迷信之一種。此種迷信，我國亦有之，故此文亦可視爲一種民俗學之參考材料也。惜卡拉列舍夫作品之被譯成外國文者不多，於英法文中尤罕，故我國讀書界不知其人。此篇係從維克多·夏侖科夫博士 (Dr. Victor Sharenkoff) 英譯本轉譯者。



# 聖列侬的眼睛

保加利亞 E·沛林

，一邊  
當他抬起  
的時候，他  
是個窮苦的鞋匠。他整天彎着身子在他那亂放着許多工具的矮桌子上，念上帝。祇有在他坐下來靜靜地慢慢地吃他的乾麵包的時候，或是白裏望出去看着那永遠跟他很親愛的上帝底世界的美麗的景色

寒冷的白色  
化着積雪的時候，聖  
來，他也喜歡看教堂前面那靜寂的小街而透進到他的小鋪子裏。在這種日子，聖史璧列侬總懷着非常的愉快及希望去默念上帝諸天，而且有時他還從他的小凳子上站起來，從窗洞裏向這些繁花瞧一眼。

那時他還是一個青年，而且還沒有被列在聖人的一羣裏。他自問他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個卑微不足道的人物，雖然他從不會犯過罪，而他的簡單的思想是努力淨化他的靈魂，務使他像教堂前面的林檎樹一樣地開花，而使他的香氣能飼養道德，正如林檎花飼

養蜜蜂一樣。

這個青年底精神上的美麗也表現在他的肉體上，因而使他成爲一個很漂亮的人。他的臉上閃耀着上帝的聖潔的光，在他的額角上，飄浮着一些幾乎不容易看出來的紅雲與白雲，正如在五月裏每天清晨天空中所能看見的一樣。他那雙永遠在凝望蒼天的東西的藍眼，深澄得像一個映現着一切天上的東西的池湖。

城裏的那些有錢而又美麗的青年，這青年開着舖子的那條冷落的小路；當她們要定做節假日穿的漂亮衣服時，他就找到了機會來看他，這個虔誠的青年常常爲這事情而覺得苦。

那些挺高興的女人底聲音以及她們的綢衣服底綽綽聲的時候，他總覺得他的眼睛不敢抬起來，直到這條小街上復歸於冷落才罷。

爲了這事，他在他那舖子的門檻前安了一個盛着灰的小匣子。每一個來定做鞋子的女人，都先要在灰上踏一脚，然後他從那女人印在灰上的脚印上去給她量定尺寸。這樣，他就能知道他靈魂裏的對於女人的每一個慾念都趕掉，因爲這種慾念會褻瀆了他的聖潔。小匣子也可以因此而不再看見誘惑的影像。他的手也因此可以免得碰到那爲淫慾所污染的皮肉。

有一天，當聖史壁列侗從他那三足凳上站起來，向窗洞裏望出去，很愉快地在蔚藍

的天空中看見一朵小雲在浮動——那是有一個看不見的天使在玩弄牠——的時候，三乘金漆的馬車忽然停在他的舖子門前。一個年輕的回教女人下了車來敲他的門。她的面幕稍微揭起了一點兒，於是聖史璧列個趕緊把他的眼睛低下去看着那塵污的地板，庶幾他的誘惑不會從眼睛裏侵入他的靈魂。

那女人慢慢地開了門進來了，統治着門外那個世界的美麗的春天也跟着她進來而逗留在這黑暗而且空洞的鞋匠舖裏了。聖史璧列個聽見了泉聲的幽語，麻雀的愛情的嬉鬥，一個少女的唱歌，和許多青年男子的從心底裏發出來的轟笑。這種人生底愉快的浮華跟着這個不認識的女人一道進來而逗留在屋子裏了。

這年輕人更深地低下了他的頭，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於是那少婦溫和地，柔軟地又堅決地吩咐給她量一量腳樣做新鞋。

「請你在那匣子裏的灰上踏一下，於是我就可以量你留下來的脚印了，好太太。」聖史璧列個溫恭地說。

那女子發了一聲短促而響朗的笑聲，這使聖史璧列個感覺到彷彿有一羣青年男女擠立在他的小舖子門口，將幾千朵新鮮的香花投擲進來似的。他將兩手遮掩了他的眼睛，非常謙恭地再三請求那回教女人，而這樣的謙恭竟感動了那女人的心。

「不，」她說，接着就不響了。稍遲了一會兒，才說：「我要你在我的腳上量。」

於是聖史璧列侗祇好站起來，拿了他的尺，仍舊不抬眼地走到那不認識的女人身邊去。那女人撩起她那拖到地上的綢衣裳的邊緣，把她那隻美麗的脚伸起來擱在那三脚凳上。聖史璧列侗拉出了他的軟尺繞在她的脚底上。當這時候，這個聖潔的青年竟失去了那使他的虔誠思想與上帝連繫的線頭。因專注於他的工作而抬起眼睛來審視尺度之大小，於是，他的眼睛瞥見了那穿着一隻精緻的黑絲襪的纖足。這個聖潔的青年的靈魂中從此發生了一些擾亂。如果更甚一點的話，他一定會得永遠地沉淪了。但是他的信仰的定性並未失掉。那久已支持着他的聖感加強了他的意志。這種聖感立刻起來抵抗那正在覺醒過來的慾念；於是聖史璧列侗很快地從桌子上搶取了一個鑽子猛力地挖出了他那個曾經遭遇了誘惑的眼珠。雖然他覺得可怕的痛，可是他聽見了那得救了的靈魂底歡呼，在一種聖潔的愉快的興奮中，他又把另外一個眼珠也挖了出來，這並沒有犯罪，祇是因爲渴求聖潔之故，這個青年自願把他的靈魂之窗關閉起來，因爲罪惡的及有誘惑性的東西底光線會從這里進來。

眼睛瞎了之後，聖史璧列侗不能再工作了。他閉歇了他的舖子而走進一個森林去。那兒有一條大河，兩岸長滿着檉柳樹，他摸索地折取了許多柳條；面朝着太陽坐着，編織一些柳條籃子，與那些過路的農人交換麵包。

在他的四周，一切都包裹在甯靜，安謐和愉快中了，他傾聽着小魚的撥刺聲，在河

岸上悄悄地獨立了好久。蜜蜂的嗡嗡聲，以及那些到處生長着的釋樹的微妙的聲音使他的和平的靈魂裏充滿了愉快。當他摸索着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去的時候，他默禱着上帝給他帶路，不要讓他踐踏了那些在草堆裏爬行的螞蟻及蟲豸。每一陣新的微風，在早晨和傍晚吹起而在正午甯靜下來的，都從草堆裏，花叢中及菩提樹上收集了各種美妙的香味，帶來給這個盲目的聖人，以娛樂和飼養他的靈魂。

在這種奇異的甯靜中，聖史璧列侗的潔淨了好幾百倍的思想又傾向着上帝，久久地默想着上帝的賢惠的赦宥正在向着人世間微笑。

祇有一樣東西使這個聖潔的人感到窘惱；那就是樹林裏的鳥雀們弄情的啁啾聲。聖史璧列侗聽見鴿子，雉鳩，夜鶯，以及別的鳥類飛來止息在樹枝上，牠們的戀愛行爲使他很麻煩。他收集了一些石子胡亂地向樹林裏投去。他揮着手想把牠們趕走。但是牠們依舊在那兒叫，唱，和互相呼喚。不管他怎樣地努力自制，從這些鳥雀的熱情的行爲中所構成的圖像在這位聖人心裏不由自主地顯現出來了。一天，他非常驚慌地知道了另外還有一雙眼睛在他的靈魂裏，而這雙眼睛是無法挖出來的。於是，當他彎着身子編織柳條籃子的時候，他沉思着，知道了他以前用肉眼看東西的時候，從來沒有碰到現在用心眼看東西時候這樣的困難。他於是被一種酷烈的焦灼所攻襲了。因爲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他以爲一定是在上帝面前犯了過失，於是他日日夜夜地祈禱。但這時候，他靈魂裏

的和平完全消失了。

有一天，當他編一隻籃子的最後一個結的時候，那曾經使他因此而挖出兩個眼珠的淫猥的景象又出現了。從他那雙靈魂的眼睛裏，他很清楚地看見了那個美麗的女人立在他面前，裙子擦起了一些，露出了她那美麗的穿絲襪的纖足。聖史璧列侬想驅除掉這個淫褻的幻像，可是竟徒勞無功。他的盲目的臉無論朝向那一方面，他總看見了這個女人，並且聽見了她的笑聲，於是這位聖人才放聲大哭起來，以憐憫他自己，以祈求上帝賜他助力。但這也是徒然的。那淫猥的幻像還是顯現出來並且佔據了他，於是他開始看這個景像，好像他以前沒有看過一樣，也好似他的蔚藍的眼睛沒有睹以前決不願意看的一樣。可怕的慾念因此就擠壓着他脈管裏的血了。他想要祈禱，但從他嘴裏說出來的却是愛慾的話，這些話像梟鳴一般地在寂靜的樹林裏盪着回聲。

「主啊，爲什麼你這樣苦虐我呀？我爲了要見你而挖出了我的眼睛，但是現在我却離開你更遠了！賞我一個奇蹟吧，哦，主啊！」

於是聖史璧列侬跪在地上禮拜着，當他站起來，而抬頭向天的時候，他那雙像湖那麼深的，一切天堂裏的光都映射在這裏頭的，美麗的藍眼又炯炯有光了。

# 客

保加利亞 E·沛林

司徒元伯伯所隸屬的那一隊志願兵跟着正規軍隊前進，一路担任着駐防城市，放步哨，押送糧食車及警戒鐵路，或護送俘虜等工作。

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身上裹着他那斑斑駁駁的大衣，背着一枝步槍，司徒元伯伯的足跡走過了全部新佔據的領土，而在世界的另一頭被指派在一條重要的公路上看守一座橋樑，這是個時間較長久的差使。

這是一個很遙遠很荒涼的地方，即使在非常沉寂的傍晚，當那條大河也已經睡眠的時候，遠處茅屋裏的狗和公雞的叫聲也一點都聽不到的。

司徒元伯伯和他的伙伴留守着橋樑。他們自己造了一座和暖的地下小屋，有一個烟肉和一個火爐，把他們的衣服和背囊掛在屋子裏，又鋪好了幾張稻草牀，下班的時候就在這床上坐坐。

他們那嚴肅而緘默的身子，像石頭一樣的結實，整天整夜地站在崗位上注視着斥堠線，就是有一隻鳥在那兒飛過，也逃不了他們的眼睛。

在那泥濘的公路兩邊，無窮無盡的長串的輻重車來來去去的蠕行着。那些牛異常莊重而和馴地拖着很重的大貨車，牠們那種用力的動作說明了戰事底普通的及最基本的權力，那是每一匹生靈都必須服從的。當牠們與人長期合作之後這些牲口也感覺了這旅途底艱難，因此也本能的地看出了到達最後目的地之重要；所以牠們毫無怨苦地拖着那些大車前進。牠們並不等待車夫底叱與鞭笞。在這些農民的尊貴的助手及伙伴，這些責任與工作底美麗的，靜默的，詩意的表像底沉重的步伐中，表現着一種熱心及自願的努力。牠們也像牠們的主人一樣，盡了一個兵士底責任，牠們彷彿都明白，現在牠們所拖着的並不是一架耕田的犁了。

司徒元伯伯身上裹着他那不分四季的大衣，腳邊拄着他的步槍，眼睛緊跟這些牛車的無窮的行列，連一點小節目都沒有失瞥。那些牛，那些車夫，輪子，車廂，以及一些聰明的車夫在這悠長的旅途中所想出來的各種天真的小花樣，全都逃不了他那低垂的額角底下的那兩顆溜溜的小眼珠。

有時司徒元伯伯會高聲地叫起來，彷彿他在對驢子說話似的：

「喂，孩子，你睡熟了嗎！……把韁繩拉起來……牛要踏着了，會踏斷。」或者是：「喂，老伯，你的油瓶要掉了。」

下了班，當他很高興地在小屋子裏的火爐邊和他的伙伴烤火的時候，他們就閒談着

日裏所看見的各種事情。司徒元伯伯常常會又責罵起一個根本已經記不得的不認識的車夫來：「他的車子鬆下來了，灣灣曲曲的活像個醉漢！……把他縛好了，喂，縛好來！……這樣子好趕路嗎？……」

至於這小屋子里常常發生的關於政治的辯論，司徒元伯伯總是不參與的。他灣身坐在火旁邊，抽着他的短烟桿，聽着人家說，偶然撥一下柴火。

天氣是多雨和霧。太陽好幾天沒有睜眼了。人們誰也不能說什麼時候是天亮了，什麼時候是天晚了。這使夜晚顯得很長很悶。誰也沒有一個錶。司徒元伯伯倒並不覺得不便，因為他已經好幾年沒有錶了。但是一個伙伴，一個鄉村裏的食品商人，却老是想著時間，每碰到一個人，他就得問這是什麼時候了。

後來司徒元伯伯對他說：「我給你去找，不單是一個錶，而且還是整個的鬧鐘！」有一天，他下了班之後就出去了，不知在什麼地方就到晚上才回來。

「孩子們，你們的鬧鐘來了，」司徒元伯伯，當他從大衣袋裏拿出一架大鬧鐘來的時候，這樣說，而且微笑着一直笑到耳朶根。

他們給那鬧鐘在屋子裏安置了一個地方，每天晚上開一次。這個責任也常常落在司徒元伯伯身上，他會說：「哦，就讓我來開鐘吧。」

很正確地每天晚上，尤其是每天早晨，那鬧鐘底清朗的聲音從四壁發着回聲，向這

幾個老兵報時。

一天晚上，有一隊輜重車在他們那小屋子附近卸輓過夜，好幾個火生起來，好幾支風笛吹嚮着，於是這個荒涼的地方登時非常活躍和熱鬧起來。

司徒元伯伯走到那些車夫那兒去，照例地問他們一些話，他們從什麼地方來的，要開到什麼地方去；還要從他們那兒聽一點新聞，還要看那些牛和車——尤其是那些車。

「我知道，」他自個兒喃喃地說，「牠們不是從我們家鄉那兒來的。樣子打得真古怪——這是札果利亞式子。做得倒不錯，很堅實。」

他繞着那些車子，很仔細地考察，一忽兒推推那轆木，一忽兒又稱賞似地拍拍那車箱，好像他是在拍着一個老朋友的背脊一樣。

當他正在細看一根雕繪得很美麗的車輓的時候，一隻躺在那兒的，正在很有滋味地反芻的牛，伸出了牠的鬍子呼一口氣在司徒元伯伯的臉上。

「噢！倍爾喬！這是我們的倍爾喬呀！」司徒元伯伯非常興奮地叫了起來。「牠認識我的……喂，他認識我的！你說多麼巧！我老婆寫信來說牠已經徵發出去了，我的心裏想，完啦，我們從此就不會見面啦。可是……啊，倍爾喬寶貝……好……個倍爾喬！」

司徒元伯伯蹲在那條牛面前，開始溫和地撫摩牠，還給牠梳理前額。這牲口伸出牠的頭來，把牠那唾沫津津的嘴擱在牠的老朋友的膝上。

「牠認識我的！……牠還記得我呢，」他對那圍繞着他的車夫說。司徒元伯伯的伙伴這時也圍聚攏來了。

「這就是我告訴你們過的倍爾喬！」他對他的伙伴說；「你瞧，我今天有一個客來了。我想我一定永世也見不到他的了。好牲口！你瞧，他不是一個好牲口嗎？看他怎樣拉車，他多麼能拉車啊！」

司徒元伯伯於是撫愛着那條牛；「寶貝的倍爾喬，他也去打仗了。他什麼事情都會做！……」

「喂，夥計，」他回頭對那車夫說，「好好的招呼他，你聽見沒有？把那馬梳子給我。」

司徒元伯伯從那車夫手裏接過了鐵梳子就開始給牠那帶給他無限高興的來客梳理皮毛。

「站起來，倍爾喬，起來！對啦。現在把尾巴翹起來。哦，你身上多髒呀！」司徒元伯伯一邊說着這樣親熱的話，一邊就非常細心非常辛勤地給他來客收拾清楚，他用梳子給他梳毛，用刷子給他刷掉塵土。此後他又去我了一些鹽，混和了一些加鹽的溫水

，銀給倍爾喬吃，自己便站着看。那疲累了的牲口吃着糞，吃得挺高興的，舐乾淨了他的嘴唇，睜着兩隻有所祈求的眼睛，看着他的那個站在旁邊的好像難以割捨的朋友。

「哈，我懂了，你身上冷了，」司徒元伯伯抬頭看着那閃爍着寒星的天空，這樣說

「這個，可以暖一點……你是我的客，」他一邊脫下他的大衣，一邊說，「我不願意教你凍壞了！」於是他把那大衣給這牲口蓋上了。「好！我們不忘記老交情的，不是嗎？」

這時天色早已黑了，而那些老兵也都早已在屋子裏柴火旁邊睡熟了；但司徒元伯伯却還在他的來客身邊徘徊着。

他很遲回到他的小屋子裏，整夜的睡不着。在他那為與倍爾喬會面而被喚醒了的靈魂裏，引起了每一個溫柔而美麗的迴憶。他想着家，想着孩子，想着他的田地……

次日早晨，他不必讓那鬧鐘喚醒，早就爬起身來又去看他的倍爾喬了。

當牛車的隊伍重又踏上征途的時候，司徒元伯伯陪着倍爾喬走了好一段路。在分別的時候，他又拉住了他，拍拍他，又在他的前額上吻了一下。

「再會啊，我的倍爾喬！」他對他說。於是回向那車夫說：「夥計，照顧照顧他，當心他。」說了便很深的伸手到袋裏去掏出他的錢袋來，解開了，揀出一塊錢來遞給那

趕車的。「這個給你……隨便買些東西吃，請你照顧照顧這條牛。洗洗他。餵餵他。」於是隊伍走了；司徒元伯伯站着目送了好久，才滿心悲哀地回到他的伙伴那兒，好像他剛送了一個最親蜜的朋友。

愛林·沛林 (Elin Pelin) 是捷米脫爾·伊凡諾夫 (Dimitre Ivanov) 的筆名，他是保加利亞現代最重要的作家，從伐佐夫以後，沒有人能寫短篇小說比愛林·沛林更好。愛林·沛林的題材大都取自保加利亞農民，在他筆下，保加利亞農民的陰暗生活，往往會喚起你的同情。他的小說又常常利用保加利亞的民間傳說為題材，因此，他的風格總是很素樸而單純，保存着民間故事的長處。愛林·沛林生於一八七八年。他的第一本短篇集出版於一九〇四年。



# 兩孤兒

匈牙利 L·皮洛

「……，與亞瑟同回去了……，上帝對付他們。」

他們倆出於寂寞就在那裏立停了。彼得很安靜地嘆了一口氣。於是他走前一步抓着朱麗愛的腰，被得蘇德德帽上綴着的一朵開花那的玫瑰在，而朱麗愛的胸口則佩着一個五朵野百合結成的花環的半。

大風琴還在響着，所以他們就立着靜候，終於風琴聲停了，那兩位老人家，約翰和奧爾森，也都已經擠出教堂，於是這可憐青年夫婦是無側了頭，手牽手地，動身回家了。

此時他們走得很安詳，很慢，很適合於新婚的樣子。因為太陽照得非常，非常之亮，而麻雀們都在去路去的時候由疏理他們的羽毛，還有一區區在該該的白雲在紛紛飛上中間，使得那對新婚夫婦的心裏，每處都充滿着歡喜的源泉，把他們的心靈浸漬在光榮的池沼裏。彼得的心中更清楚地感覺到這既難得的幸福，於是這真可憐的謙卑而稚氣的戀情中產生出來的信賴心佔據了他，甚至於去慶賀所，她却只聽到去那將野百合花的歌聲。



這一對小夫妻到教堂裏，而且還做了證婚人。

約翰望着石橋那邊走去。彼得和他的妻子遵着奧爾茲，又繼續沿着河邊走。這位老太太是朱麗愛的族人，所以她答應這一對新婚夫妻這天就住到她家裏來。將來他們當然要報答她的，願上帝幫助他們。

奧爾茲給他們煮點清薯湯，這時彼得和朱麗愛便並坐在梨樹底下。太陽已經下山了，水氣從什麼地方吹來一陣微風，掠過了那幾棵草頂的村舍。

彼得底思想飄得很遠很遠，朱麗愛的心亦復如此。因為明天就是聖喬治節了。雖然那牧師使他們結合起來成爲丈夫和妻子，還不過是半小時以前的事情，可是到了明天，彼得和朱麗愛就轉爲個往東一個往西地分別了，不到明年的這個時候，他們未必能相見了。

他們倆不交半語，而他們的悲哀的思想却在脈脈地應答。後來彼得說了：

「要是有什麼能讓我們兩個就好了……」

「當那就最好。」朱麗愛嘆息着說。

是的，這只要有個地方肯重用他們兩個兒，就好象你休想。

他們又靜悄悄的坐着。黃昏星剛在天空出現，別的星星也在他們頭上閃光了。空氣裏充滿了周遭田野裏蒸發出來的溫暖的氣息。

次日早晨五點鐘，他們倆已經站在奴隸市場上待雇了。他們的白等巾大半個早晨。他們真是不善言地，由們都不來，而那些需要雇成對的夫妻的大鄉紳又都已經在新年裏雇定雇人。因此他們不得不降格下求，朱麗愛被一個隣村的莊家雇了去，而彼得則被另外一個在泰恩河那邊的莊家雇定了。

朱麗愛首先被帶走。

「上帝保佑你……」她說着，眼淚充溢在她的眼眶裏。終於，從她心底衝上來的一陣噁心沖倒了這眼淚的堤防。

上帝保佑你！朱麗愛說，握着她的手，低頭向車。於是朱麗愛因車不到五小時，彼得也坐在一輛大車裏由天。

他的位置可說是很好的，因為那莊家待他很有氣和氣直落客。一切都聽他隨便，彼得居然有好一回容受過他的孤獨生活，因為他簡直沒有閒空的時候去想到朱麗愛或他自由。

後來，有一個晚上正當收獲了燕麥以後，他在乾草堆邊仰臥着，看着天上的星星，星閃爍得怪亮的，而且當頭那顆極星竟彷彿在動起來了。

這顆星移動得並不遠，而且只是稍稍移動人一下，構成一條光路，在這條光路裏，彼得

很清楚地看見了朱麗愛的臉。彼得就閉攏眼睛，這是注視幻象的較好的辦法，無疑地，他看清楚了。真的呢？朱麗愛在從天上往下看他。

他撒夜沒有睡熟，直到疲倦得不知不覺地睡去。第二天晚上，朱麗愛又出現了，這一回她撒話時，彼得沒有聽清楚。他睜開眼睛來，可是這一刹那間，有一朵白雲從他頭頂飄過，遮蔽了朱麗愛不讓他看見了。

夏季疲倦了，於是讓位給秋季。不久就降了霜，寥曠的原野沉入於牠的冬眠時期裏了。不時地有一羣鴻雁在天空中飛過，他們的羣飛聲在嚴寒的岑寂中落到了地上。

彼得正在萍疎的田地裏趕一輛大車，偶爾發一個聲音驅促牠的馬，他的莊家站在屋子裏窺視着無邊際的曠野。

「哭要下雪了，當天晚上他說。」

「噢，呀，」彼得點點頭說，「把他的草皮便帽一推推到腦後。於是他出去把馬牽進了

馬房。

過了許多陰沉沉的白晝和許多裹在濃霧裏的夜晚。直到三月裏，這世界才好像又復活過來了。於是，春天來了。那莊家的兒子在他的鞭子下，牽出了根莖新的發芽。露出他的陀螺來玩了。遮掩着田野的雪開始溶解了。在柳葉和溪澗裏，隨時隨地都可以看見有流水在大陽底下發光。南風在這平原上吹過，同時泥土也都已飲飽了溫暖的陣雨，

沐博民在開始辯駁這新辦的綠蔭也都在印着孫馳前總的雲做答了

彼得又聽見朱麗亞這回夢劇的景况個在擲地揚言的雲金香這朱麗亞站在葉  
葉中微笑。他只看見她的上半身。在細弱的花藤中搖搖擺擺的。她還抱着個孩子在懷  
裏，那孩子的頭枕在她的右臂上。

當彼得在早晨醒來之後，他覺得再也忍受不住了。他立刻告訴他的主人，說他要去  
看看他的妻子，並且還告訴她在什麼地方。

「哦，那莊家說：『我可不知道你有一個老婆呀。』」

彼得抽氣回說：

「我明天就回來的。」

「不明天嗎？」

「不錯。」

「那難說，路太遠了。」

於是他們倆都默然了。

「那再會呀。」彼得說。

那莊家凝視着他，未幾說：

「那小必樂，孩子，別對她說錯話。」

到黃昏時分，彼得已經走得很遠了，但是他並不停止，還是整夜的趕路。到次日早晨，他坐在路旁休息。對面來了一輛農場大車，於是彼得問那趕車的：

「納蓋農場還有多遠？」

「到了，就在那裏，」趕車的說着，用馬鞭指示給他。

彼得的心開始跳得更快了。

然而他還是用一種合於他的身分的安詳態度走進了那個村莊，他請問他們知道不知道一個名字叫做朱麗愛·莫志茜的女僕？

「怎麼不知道，」這是他所聽到的回答，「她昨天已經離開此地，到她的丈夫做工的地方去看她的丈夫了。」

彼得聽了這話，好像覺得世界在他脚下搖動起來。

房子裏答話的那個女人，放下了她的洗衣盆，擦着手，走上前來迎着來客。

「你要找她嗎？」她問。

「是的，」彼得回答，「她是我的朋友。」

「是嗎？哦，她不在這裏，她總得明天才能回來。她是去看她丈夫的。」

彼得轉身就走。他從一條近路穿過那些翻過土的田地。幾小時之後，他走得通身是

汗，兩腿都麻木了，胸脯都鼓起來了。

顯然，他們是互相錯過了。但是如果他趕緊回些，也許還可以在農場裏碰到她，或是在路上碰到。現在他差不多全是奔跑着，儘他的能力拚命的前進了。

走到黃昏，他才發現他只走了一半路多一些。這個發現燒灼了他的腦筋，他簡直想哭出來。但是他的苦痛的哭泣終於軟化成爲一聲輕微的嘆息。

他回到農場的時候，天剛亮，孩子剛在洗刷馬，彼得走過去，立定了看看他。那孩子懂得他這種祈求似的，溺在水裏的牲口似的眼色，便把他的外衣袖子往鼻子上一兜。

「朱麗愛姨媽來過了，」他說。「她等你到昨天晚上。」

彼得身子搖擺起來了。現在是全都完了。他們彼此錯過了。他好不容易才走到馬房裏，癱倒在他的稻草床上。好久好久之後，他才復原過來，一聲不響地做了整天的工。

晚上，他躺在乾草堆邊等候星星，當所有的星都亮了之後，朱麗愛又出現了，手裏還抱着孩子。

「真怪，」彼得在半醒半睡中喃喃地說，「我們怎麼會錯過的呢？」

「真怪，」那女的微笑着回答。

彼得看着她的嘴；覺得她的嘴唇上有股異常的溫暖的芳香。

「喂，喂，你不想香香他嗎？」她羞澀地說，俯身下來，把那嬰孩捧向着彼得。

彼得伸手來想抱那孩子，可是這時候他醒了。

「朱麗愛！」他叫着。

但是她，那另外一個孤兒，並不回答。她還在路上，從微茫的星亮下，一里又一里地遠了。

拉育思·皮洛 (Lajos Eötvös 1830-?) 是匈牙利人，生長在一個小鄉村中，後來到布達佩斯去學法律。不久又放棄法律，在銀行裏服務兩年，終於轉入新聞界及文學界。曾經編過一個小雜誌，但爲時不久，即捨之而去巴黎，過拉丁區的生活。回國後即任某大日報編輯，同時在其報上發表了許多小品式的短篇小說。其後選取最佳者都爲一集刊行之，名曰：「偶像破壞者」(Iconoclasts)。第一次歐戰時，亦曾服軍役，嗣後在柏林爲布達佩斯某大報担任通信記者。同時即寫成其名劇「家族」(Familonberd) 由柏林自由劇院演出，大爲成功。聲譽因之鵲起。皮洛的作品，英譯本很少見，所以國內介紹他的機會不多。這一篇「兩孤兒」係從一九三八年英國 *ATROSS* 雜誌中所載英譯本轉譯，或許即是「偶像破壞者」中之一篇。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贅存記。



# 稱心如意

匈牙利 M·育凱

一個晴美的早晨，有一位沒有修過臉的客人來光顧我。（這在我已成爲習慣了，我會招待過許多沒有修過臉的客人。）不過對於這位客人，我應該說是，除此之外，他簡直還沒有洗過臉，沒有拂過灰塵，甚至沒有梳過頭髮；他的那副神氣使我一看就知道他已經是一個十足的沉浸在酒杯底裏的酒鬼。

「你不認識我吧，認識嗎？」他說。

「真的——我實在還沒有領教。」

「哦，哦，你且看我一分鐘吧！」

「怎麼——天啊——現在我認出來了！因爲你這麼長的頭髮，所以竟認不得你了！」

「可是我在昨天晚上才剪過髮哪。」

「噯！——我心裏想。——照這樣說來，前天的他一定不知是個什麼鬼樣子呢！」於是

我對他說：「不錯，不錯，你是威廉，可不是對。」

「對呀，」他說，「那是我。我的名字叫做亞歷山大。」

「哪，不錯，不錯。亞歷山大——亞歷山大——高爾。」

「不對，亞歷山大，希爾丁。」

「什麼？喔，想起來了——你是提李萊琛城裏的那個亞歷山大·希爾丁。」

「不是——我是密思柯爾支城裏的。」

「噢，現在我明白了，」我說：「我們是老同學，可不是？」

「不很對，可是我住的那個屋子恰巧在你們家隔壁——現在你還記得嗎？」

「那豈不是好幾年以前的事情嗎！」我叫起來。

「那時候我還教過你怎樣打鞦韆！真的，那時候我們曾經親密得彷彿你就是我，而我就是你！」

「不錯。但是我現在可說不出我們中間誰吃了虧，因為現在你也終於不是我，我也終於不是你。」

「現在且別笑我。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小職員；人們在我眼前放下一張紙，吩咐我抄寫，這就是我現在所做的一切工作。」

「我的工作比你的更壞，」我回說，「因為我也得抄寫，可是並沒有人給我一張紙，好讓我照抄的。」

「那也許不錯，但是，如果我告訴你，我的工作所得的酬報常常是一頓痛打，你信不信？」

「那麼我呢，人家也有時要威脅到我的生命。」

「這也許不錯，但是你的名聲却很遠大呀！」

「可是那個大強盜蘇李里，喬斯卡的名聲也是無人不曉的呀。」

「哦，可是你比我錢得多呀。」

「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我們所負的債務來對換一下。」

「見鬼的！可是你的頭腦總比我的值錢些。」

「你別相信這個。你祇要看看：我已經脫落了許多頭髮，而你却一把也沒有少。」

「可是裏邊，先生，那裏邊呢！」

「全是空話。我已經少了八顆牙齒。去年快到清明節的時候，他們給我拔掉了三顆

一顆壞的，兩顆好的。」

「現在我們別說這些傻話了，真的，我應該是你，而你應該是我的。」

「可是命運却把我們的靈魂和軀體對調了，這不是很奇怪嗎？」

「啊！先生，這兒就有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我會經過一個母親——」

「有過嗎？真的？」

「真的，有過一個。在她那時候，她是十個很漂亮的姑娘。祇是我沒有在那時候認識她。」

「這豈不是挺古怪？」

「唔，在那時候，你的父親曾經跟我的母親求過婚。那就是說，跟那個後來成爲我的母親的姑娘求婚，因爲在那個時候，她還沒有出嫁。要是她那時有了高明的見解，她是應該答應這個婚事的，然而這個可憐的姑娘並沒有一點高明的見解——因此她就害了我不淺！」

「那我可不敢同意。」

「你說得好容易，先生。你的父親後來是被任命做省長的。當然，在求婚的時候，他還不過是一個窮律師，但是那並沒有改變了他的地位。另外還有一個追求的人，是一個工程師，他的兒子現在在提李萊琛鐵路局裏做事，每月拿兩千塊錢；他的兄弟是在一位柯堡親王府裏當總管，第三個兒子是一位船長——」

「自然，這三個事情，你都願意做的。」

「是的，但是我母親並沒有嫁給這位工程師。第三個追求她的是一個從瑪察思福爾來的新教牧師。她也沒有看上他，所以他後來跟另外一個姑娘結了婚，可是他們沒有生

孩子。

「另外，還有一個人，賽萊奔代·貝爾戈·鮑爾第查勳爵，他也跟她求婚了——你認識這位爵爺嗎？不認識？唔，認識也好，不認識也好。總之，沒有比賽萊奔代·貝爾戈·鮑爾第查爵爺更好的人了。」

「可是他並不是我的定戶。」

「別開玩笑。他有一千多畝地在鐵沙江上，而這是全部傳給他的一個獨生子的！他有四百匹馬！每一回我看見他坐在他那富麗堂皇的馬車裏，我就想起這是本該讓我坐在那裏頭，而他是本該坐在馬夫位子上的！我本該是這個被一切過路人所敬禮的人物，我本該是這個被年輕的公主們從窗子裏祕密地偷看着的人物……啊，我的母親簡直太虐待我了！」

「你祇要想，他們已經訂了婚，婚約也已經簽訂好了——我祇差一點兒就可以做賽萊奔代·貝爾戈·鮑爾第查爵爺的公子。可是就在結婚的那一天，在舉行婚禮之前的一點鐘，我的母親忽然跟了一個德國音樂教師逃跑了，並且嫁了給他。」

「以後呢？」

「以後！還能有什麼比這個更壞的嗎？我固然完全尊敬我的父親——但是爲什麼他不跟別的女人結婚呢？這真正是很不愉快的事：一個兒子，對於這件事情最感到興趣的

人，却不能挑選他所願意的父親！」

「當然，他不能。如果兒子可以挑選父親，那麼那個全世界的大富翁羅斯希爾特男爵就會有連他自己數不清的兒子了。」

「這些話也都不錯；但是，至少，如果我母親嫁給一個能使他的兒子可以獲得多一些機會的人物，也就好了！命運本來是照顧我的。我本來是一個幸福的候補人，然而因爲一著之錯，就剝奪了我的一切產業，使我不能成爲我所可能成爲的人物！」

「那麼你現在是很不滿意於你自己，是不是？」

「我那能滿意呢？一禮拜祇吃三頓，光吃馬鈴薯。我倒要請教，假如你做了我，你怎麼辦？」

「第一，我得先洗個澡。」

「得了。我一點也不管我自己，因爲我這個身子上，沒有一部分不是我所憎恨的。我恨我這雙手，因爲牠們很懶；我恨我的腦袋，因爲牠一點也沒有學到；我恨我的毛髮，因爲牠們挺倔強。我決不洗臉，因爲我知道牠反正是個醜陋相。像我這樣一個傢伙，我決不願意爲他花一個銅子去打扮。」

「我姑忌每」個人。我姑忌有錢人的衣著，聰明人的天才，詩人的名譽，漂亮人的容貌，工人的壯健的路膊，商人的莫明其妙的運氣。我姑忌結婚了的人的幸福和猶太兒

寬的前途。然而我又不能不工作，有時我問我自己，到底我爲了什麼而工作？如果讓我的靴子破碎做一片一片的，永遠不必解鬆我的短褂子，吃着人們拋棄在菜場上的菜瓣菜葉，豈不更好些？」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開始懂得，在這中間，除了使我覺得可笑之外，也還有同樣多的理由使我覺得有所歉然了。

「可是你到我這裏來，還不是一樣，」我說，「我不懂你爲什麼要來找我。你當然也未必真的以爲你是一個替身兒子，而希望來和我對換一個身分？」

「當然不是。但是，在布達佩斯這個城裏，我所認識的人祇有你一個，所以我決心來拜訪你，並且請教你：假如你做了我，你怎麼辦？」

「好罷，過六個禮拜再來，那時我會告訴你。」

我寫了一封信給一個朋友，K伯爵府裏的總管，問他能不能替一個知識青年找一個事情。過了一個禮拜，我知道我那古怪的客人已經找到了事情。

從那時候起，我十足有兩年沒有再看見他，而且聽說他已經死了，但是前幾天，他忽然闖進了我家裏。噯，真是奇蹟中的奇蹟！他把臉修得光光的，並且還帶着手套。

「哈囉，朋友，」我招呼他，「你怎麼這樣溫文爾雅起來了？」

「我訂了婚啦，」他用一副非常重要似的神氣告訴我，「跟一個最漂亮的，挺愛我

的姑娘訂了婚——卡次那爾底女兒。」

他說「挺愛我的」這幾個字的神氣，我簡直沒有法子形容得很準確。

「現在你還想跟賽萊奔代·貝爾戈·鮑爾第查爵爺底公子對換一下嗎？」我問。

「就是跟一個中國皇帝對換也不，」他說。

摩列支·育凱 (Moritz Jokai) 是現代匈牙利最著名於世界的作家。生於一八二五年，卒於一九〇四年。一九二一年，匈京布達佩斯城中給他豎立了一個紀念銅像。他的作品被譯成中文者有「匈奴奇士錄」及「黃薔薇」兩本及散見於各雜誌與選集的少許短篇小說。本篇譯自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活時代」第三二〇卷第四一五五期。原題為「他所願意做的人」。

# 婚禮進行曲

瑞典 S·拉瑞列孚

現在我要給你講一個很好的故事。許多年以前，在佛姆蘭縣的史伐茨育教區裏，要舉行一個盛大的結婚禮。這是一個大教堂裏的婚禮，行過婚禮之後，就得接連三天的喜筵，每天從大清早晨到半夜裏都得有跳舞會。

因為要有這許多跳舞，所以須要一個很好的音樂師，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那位做喜事的東家尼爾思·愛洛夫笙，對於這件事情覺得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覺得麻煩。在史伐茨育教區裏，本來有一個名字叫做約翰·奧思透的音樂師，一向是被公認為全縣最好的樂師的。但是尼爾思·愛洛夫笙不預備請他，因為這個音樂師很窮苦，說不定他會穿着破破爛爛的衣裳，赤着腳來參加這個婚禮的。

這樣一個乞丐，那一個管家願意請他來領導一個結婚的隊伍呢。

終於，他派人到喬賽赫命教區去，跟一個在那裏很有名氣的琴師馬丁商量，請他來在婚筵上演奏。但是那位琴師馬丁却不答應，因為他說：你們自己教區裏不是有着一位全個史伐茨育縣裏最好的音樂師嗎？約翰·奧思透一天不死，你們就不必到別處去請人

尼爾思·愛洛夫笙得到了這樣的回話，他思量了一三天，於是派一個人到大黎兒教區去，跟一位名字叫做沙貝之渥里的音樂師商量，問他能不能來在他的女兒底婚禮中演奏。

但是沙貝之渥里底回答却與琴師馬丁底回答一樣，他叫那使者傳話給尼爾思·愛洛夫笙，表示了他的歉意，並且說，祇要史伐茨育教區裏有約翰·奧思透這樣高明的音樂師存在着，他決不敢去演奏的。

這幾個音樂師，好像在逼迫他非請那個他所不要的琴師不可，這使他老大不快活，因此他以爲必須再另外找一個人，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得到了渥里的回話之後，不多幾天，他又派了一個人去拜訪拉爾思·拉爾遜，他住在烏萊黎教區裏的安格思迦村裏。拉爾思是個家道小康的音樂師，他有一個自己的農場，他的爲人也很聰敏和謹慎，而且又沒有別的音樂師那樣的火氣。

但是，也像以前兩個音樂師一樣，他也立刻就想到了約翰·奧思透，他就問爲什麼約翰不去參加這個結婚禮。

尼爾思·愛洛夫笙所派去的使者心裏一想，還是這樣說罷。他就說因爲約翰·奧思透住在本教區裏，人家都認識他，而且他的東家尼爾思·愛洛夫笙這一次預備辦一場大

大的喜事，所以他想請一位新的音樂師去表演一下。

「我懷疑他能不能請到一個比約翰·奧思透更好的人，」拉爾思·拉爾遜回答。

「這樣說來，你一定也像琴師馬丁和沙貝之渥里一樣地給我回話了，」那使者說，並且把以前兩位音樂師的事情告訴了他。

拉爾思·拉爾遜傾聽着那使者所說的故事，於是靜坐了好久，尋思了好久。終於他回答道：「去問候你們主人，並且謝謝他的邀請，我一准來就是。」

下一個星期日，拉爾思·拉爾遜就到史伐茨育大教堂裏來，當他上山的時候，剛巧那結婚的隊伍在出發。

他坐着他自己的車，前面駕着一匹駿馬，他穿着他的最好的玄色禮服，他的提琴也裝在一個漆得光光的匣子裏。尼爾思·愛洛夫笙非常高興，認為他是一個值得誇傲的音樂師。

拉爾思·拉爾遜到了教堂之後，約翰·奧思透也挾着他的提琴趕到了，他也廁身在一羣圍着新娘的人中間，好像被請來奏樂的倒是他。

約翰·奧思透穿着他那件粗毛布的舊大衣。這件大衣已經參加過許多次的婚禮了，但是他的妻子，爲了尊敬這一次的婚禮起見，已經設法替他在肘子底下補上一大片綠布，以掩蓋那地方的許多破洞。他是一個身材很高，相貌很俊秀的人物；要不是他穿得這

樣破舊，或是他的臉上沒有被艱苦的生活刻畫了皺紋，那是，如果由他來率領一個結婚的隊伍，一定很壯觀的。

拉爾思·拉爾遜看見約翰·奧思透也來了，他覺得很窘惱。他悄悄地對他的東家說：「原來你把他也請得來了。在這麼一場大大的喜事裏頭，同時請兩個音樂師，那是會把一切事情都弄糟的。」

「我沒有去請他，」尼爾思·愛洛夫笨誠懇地說，「我不懂他來做什麼。你等一會兒，讓我去告訴他，我並不需要他。」

「那麼一定是另外一個傻子去請了他，」拉爾思·拉爾遜回答，「但是如果您肯聽我的話，最好還是走過去歡迎他一下，可不必說什麼別的話。據說他是一個很急性的人，如果你去對他說你並不需要他，誰知道他不會跟你吵起來，打起架來呢。」

那東家心裏也想這不是吵架的時候，因為婚禮的隊伍剛在教堂旁邊的小山上排好。於是他果然走到約翰·奧思透身邊去表示了他的歡迎。

於是新郎新娘在華蓋之下出發了，僮相和客人也兩兩相當地前進，後面跟着的是新人的父母和親戚，因此這個隊伍很長很整齊。

當一切事情都安貼了之後，有一位客人就走到這兩位音樂師面前請他們可以開始演奏婚禮進行曲了。

兩位音樂師都把他們的提琴擱在領下，但是此外便不再有什麼動靜，大家都等待着。原來這是史伐茂育地方的舊俗，一切音樂演奏總是要等最好的一個音樂師開始領導的。客人們都看着拉爾思·拉爾遜，以為總是他來領導這一次的婚禮進行曲的。但是拉爾思·拉爾遜却看着約翰·奧思透，說道：「這是應該約翰·奧思透先奏的。」

可是約翰·奧思透心裏却以為這個衣服穿得像一位漂亮紳士模樣的琴師，一定比自己這個從窮人家裏出來的衣衫襤褸的琴師高明得多。所以他祇客氣地回說：「不，當然不，當然不。」

於是他看見那新郎膀子碰了碰拉爾思·拉爾遜，說着：「應該你先奏的。」

約翰·奧思透聽得新郎這樣說了，就放下他的提琴站到旁邊去。

可是拉爾思·拉爾遜一動也不動。他漠不關心地靜靜地站着，連他的弓弦也不碰一碰。「應該是約翰·奧思透來領導的，」他用很肯定很堅執的口氣說，彷彿是習慣於服從似的。

因為這麼一耽擱，隊伍就開始有點騷亂起來了。於是那新郎底父親就走到拉爾思·拉爾遜身邊去吩咐他開始演奏，同時那教堂裏的執事也走出了教堂門口來，做着手勢招呼他們快些過去，因為牧師已經在祭壇邊等候了。

「哦，你還是去吩咐約翰·奧思透先奏起來罷，」拉爾思·拉爾遜回答，「我們音

樂師都以爲他是本縣裏最好的一手。」

「那也許不錯，」這是那東家的回答，「可是我們鄉下人却以爲拉爾思·拉爾遜是最好的。」

於是別的鄉下人都圍攏來了。「你只管開始拉起來就算了，」他們催促着。「牧師已經在等着了，你眞是在跟我們整個教區開玩笑。」

但拉爾思·拉爾遜還是不動，照樣的固執和堅決。「我真不懂你們整個教區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怎樣一個音樂師。」

比爾思與愛洛夫笙這時真氣極了，他想非得動手不可了。於是他走到拉爾思·拉爾遜面前，輕聲地說：「現在我知道了，原來一定是你去把約翰·奧思透請得來，故意跟他搗蛋的。現在你開始罷，要不然，我要不客氣了。」

拉爾思·拉爾遜的兩個眼睛直盯着他，暗示着他不必在這樣一個日子發脾氣，並且還說：「是的與你的話不錯，我們應該有一個了結。」

他招呼約翰·奧思透復歸了他的原位，於是自己走上前與步站在他面前，稍停了一下，看着確是站在誰都看得見他的地點了；於是，把他的拉弓丟在一邊，掏出他的刀來把他的提琴上的四條絃線割了一刀，靜然無聲，四條絃立刻都迸斷了。

「我永遠不讓人家說我自以爲是個比約翰·奧思透更好的音樂家，」他脫口

且說約翰·奧思透在最近三年來，常常在夢想着一支美妙的曲調，可是他從來沒有演奏過一次。因為每當他充滿了靈感回家之後，總有一些家庭的苦難來紛亂了他的思想

但是當他聽見了拉爾思·拉爾遜底琴絃迸斷的聲音，他把頭往後一仰，吸了一口氣，他的神氣顯得好像他正在傾聽着一種把他帶得很遠的音樂。於是他立刻開始了，因為他所夢想了三年的曲調現在成爲一個現實了。當琴聲響了起來的時候，他傲然地走向教堂去了。

從來沒有一個結婚的隊伍曾經聽到過這樣美妙的調子；牠使他們大大地受到感動，即便尼爾思·愛洛夫笙的壞脾氣也化爲烏有了。

賽爾瑪·拉瑞列孚女士（Selma Lagerlöf），瑞典作家。一八五八年生於瑞典佛姆蘭縣之馬爾巴卡村，初爲小學教員，以餘暇作詩，但並不能成名。後試改寫小說應某雜誌徵文，竟以獲獎，翌年即以此小說出版，其名遂鵲起，時爲一八九一年。此書即其名著「葛斯達·菩林傳說」之第一部也。一八九五年以後，始爲職業的著作家，陸續以長短篇小說數十卷問世，一九〇七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一四年被選入瑞典翰林院，皆未嘗有婦女獲此榮寵者也。拉瑞列孚之小說多用其本國

之神話傳說爲題材，但其本質則在於表現其國人之生活及性格，其作風實屬於一種新浪漫派。吾國翻譯本尙不多見，僅中華書局會出版一二種，似亦未有人加以注意也。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譯者記。

# 緘默者彭齊

猶太 J·L·俾萊支

在這個世界上，緘默者彭齊的死是一點也不留下什麼印象的，誰也不能告訴你，彭齊是個什麼人，他怎樣生活，他又怎樣死掉。他是因為心碎而死的嗎，他是因為精力衰竭而死的嗎，或者，他是因為在一個重荷之下，肢體疲乏而死的……誰知道？或許，他是餓死的！

如果是一匹駕車的馬倒斃了，人們一定會表示更多的興趣，許多記載會登出在報紙上，許多好奇的看客會從各處麇集攏來，來看這匹死馬，來踏勘這出事地點……

但是，如果世界上的馬也像人一樣的有好幾百萬，那麼即使是一匹駕車的馬死了，也不會引起這樣熱烈的注意了。

彭齊這個人，緘默而生，也緘默而死；他從地面上經過，恰如一個影子。

當他受割禮的時候，沒有酒請客痛飲，也沒有人碰杯祝福。當他行堅信禮的時候，他也沒有發表精彩的演說，他活過他的一生，正像海灘上無量數的沙中間的最渺小的一粒，當風把牠吹送到海洋的對岸去，也沒有人注意。

當他活着的時候，地上的濕潤的泥土也沒有留下他的腳跡；他死了之後，風把他坎上豎立的那塊小木牌吹掉了；那替死者做坎的土作底老嫗在離開他的坎很遠的地方檢到了那塊木牌，就帶回家去用來煮熟了一罐白薯。現在，彭齊死了之後的第三天，就是那土作也不能告訴你，彭齊究竟葬在什麼地方了。

祇要彭齊有一塊墓碑的話，那麼幾百年以後的考古家也許會發現了他，於是緘默者彭齊的名字也許會重新被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所聽得。

可是他祇是一個影子；在任何一个人心裏，他都沒有印下他的容貌，在任何一个人的意識裏，他都沒有刻下回憶。

他也沒有留下遺產及後裔；他是孤獨地活着，也孤獨地死去！

要是世界上沒有那麼大的喧嘩，也許會有人聽見，彭齊底四肢怎樣在他的重荷之下發出折裂之聲來；要是世界上的勞作不是那麼樣的緊張，也許會有人會分一點閒暇出來注意到彭齊——無論如何他也是個人——怎樣走路，他的眼睛裏的火久已熄滅了，他的兩頰凹陷得可怕；而且，即使現在已經沒有東西載在他的肩膀上，他的頭還是深深地俯垂到地，好像他即使在活着的時候，已經在尋找他的坟墓了！如果世界上的人數少得像駕車的馬一樣，也許有人會關心地問：「彭齊怎樣了？」

當彭齊被送到醫院裏去之後，他所住的那地下室裏的牆角邊的床位並不空着。——

因爲有十幾個像他那樣的人已經在候補了，他們像拍買貨似的爭出了最高的價錢。當他幾次家從病床上抽到太平間裏去的時候，已經甯願去彌爾人在等着候補他的病牀了。當他被抬出了太平間之後，人們就又抬進來了血汗錢被堵牆壓死的屍體。誰知道道他可以在他的坟墓裏安歇多少時候呢？誰知道有多少人已經在候補他那塊小小的墓地呢？

他寂靜地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他寂靜地生活着，他寂靜地死去，他更寂靜地被埋葬掉。

但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可就不同了！彭齊的死在那裏發生了很大的興奮！

天羊的角聲（註一）響徹了七重天庭；「絨默的彭齊死了！」那些首席天使伸展開着他們的廣大的翅膀，飛來飛去地互相告訴：「彭齊已經受最高天庭的召請了！樂園裏現在已經是歡聲雷動了！絨默的彭齊！光榮啊，——絨默的彭齊！」

那些溫柔而嬌小的高級天使，眼睛裏閃閃發光，張開了金織的翅膀，踏着輕捷的，穿了銀展的步子，歡喜地來迎接彭齊。她們的翅膀底綫綽聲，銀展底鏗響聲，以及那些玫瑰紅的櫻唇裏發出來的巧笑聲廣播於整個天堂，而且一直傳達到上帝的御座，因此上

註一：即救世主演說之意

帝也知道這是緘默的彭齊來了！

聖亞伯拉罕守着天堂門，他伸出了右手作親熱的問候，而他那蒼老的臉上顯出了非常美妙的光輝的微笑！

還有，這時天庭裏所發生的滾動的聲音是什麼呢？

那是兩位天使推着一輛純金做的安樂椅到樂園裏去給彭齊坐的！

還有，那一閃一閃的光是什麼呢？

那是她們拿來了一頂鑲嵌着最珍貴的鑽石的純金寶冕。也是給彭齊戴的！

「怎麼？即使在最高審判官的審判之下，他也沒有問題嗎？」許多聖人底靈魂，不免有點嫉妒，就這樣問。

「哦，」天使回答，「那祇是一個形式而已！就是檢察官也找不出什麼理由反對緘默的彭齊的！這一庭祇要五分鐘就完了。」

因為祇有緘默的彭齊自己才可以審判他自己。

x

x

x

x

x

x

當那些小天使在空中拉住了彭齊的靈魂，而爲他奏一闕美妙的歌曲的時候，當聖亞伯拉罕握着他的手好像是一個老朋友的時候，當他聽說樂園裏已經給他預備好一個寶座而且還有一個寶冕等着戴在他頭上，而且天堂裏的最高法庭對他一點沒有反對的時候

，總之，當他看見和聽見這一切的時候，彭齊竟害怕得像他在下界時候一樣地變做一個啞吧了！他的心沉下來了。他知道這一定是個夢，要不然就是個可怕的誤會！

這兩者，他都是習慣了的！在下界的時候，有好多次，他曾經夢見在地上拾到了錢，一堆又一堆地；但是，等到一覺醒來，他原來比以前更窮了。有好多次，他會碰見一個人，對他微笑着，並且對他說一句非常和氣的話；但是，每當那人發覺了他錯認了人，便立刻變了臉色掉頭而去了。……

「真是我的命該如此！」他心裏想。

於是他站在那兒，垂倒着頭，閉着眼，惟恐這個好夢會消失掉，使他仍舊在一個蛇蟲蜥蜴所雜處的山洞裏醒過來。他不敢迸出一個聲音或動一動他的眼睫毛，因為恐怕人家會認清楚他而把他趕到地獄裏去。

他身上發抖，一點不聽見那些天使們的問候，也不看見她們歡迎他的那種熱烈情形。對於聖亞伯拉罕的誠懇的招呼，他也沒有回答。當他被帶到最高審判官面前的時候，他甚至竟忘記說一聲「早安」。

因為彭齊已經害怕得發昏了。

當他偶然地看見了他腳底下那最高法庭的地板的時候，他的害怕格外厲害了。純粹的雪花石和寶石！「給我站多麼好的地板哪！」他因害怕而變得非常嚴肅了。「誰知道

他們把我當做那一個財主，那一個法師（註二），那一個聖人？……當他來了之後，我知道我的結果的！」

在這樣的害怕中間，他簡直沒有聽到那審判長怎樣宣告「開審緘默者彭齊的案件！」那審判長把一堆案卷遞給那辯護士，接着說：「宣讀，但是簡短一點！」

整個房間在彭齊周圍旋轉起來了。他耳朵裏有一陣轟響的聲音，但是在這陣轟響中間，他可以愈來愈清楚地聽見那辯護士底嘴唇裏所發生出來的像手提琴演奏一樣好聽的聲音：

「他的名字很配他的身份，正如一個高明的裁縫做出來的袍子穿在一個均稱的身體上一樣。」

「他說些什麼呀？」彭齊自己問。於是他聽見了一個躁急的聲音打斷了那辯護士的話。

「請不要用比喻！」

「他生平從來不會，」那辯護士接着說，「說過一句話抱怨上帝或是別人！憤怒的火花從來不會在他的眼睛裏燃燒起來過；他也從來不會抬起牠們來向天庭作自私自利的

註二：法師，原文爲 Rabbi 猶太法學博士之尊稱。

祈禱。」

彭齊文有一個字聽不懂，而那躁急的聲音又打斷了辯護士：

「請不要講究修辭學！」

「約伯比他所受的苦難還少些，可是他還不能忍受到底——」

「我要的是事實，乾脆的事實！」那審判長更嚴峻地說。

「在出生第八天，他受了割禮——」

「不要那麼寫實主義，行不行！」

「那醫生是個庸醫，他止不住血——」

「講下去！」

「可是他一聲也不響，」那辯護士接着說。「甚至後來他的母親死了，在十三歲的時候，他有了一個繼母……一個繼母，我不是這樣說嗎？其實還不如說是一條蛇，一個真正的惡婦……」

「我不懂他們是不是在說我哪？」彭齊心裏想。

「請不要牽涉到別人的事情！」審判長申斥了。

「她什麼東西都小氣得不給他吃……她給他的是霉透了的麵包，肉骨頭，而她自己却喝咖啡和乳酪——」

「不要支節開去！」審判長又叫了。

「但是她並不小氣她的指甲，所以他的一塊青一塊黑的身體，可以在他那套既破又爛的衣裳的窟窿裏看得到……在冬天，在最冷的樹林裏，他常常赤了腳給她去砍柴，雖然他的手還太小，太沒力氣，那些木柴又太重，而那斧頭又太鈍……好幾次他扭傷了他的手，好幾次他凍壞了他的腳，然而他還是一聲不響；即使在他父親面前——」

「那酒鬼！」那檢察官笑着說，於是彭齊覺得一陣激骨的冷。

「他也從來沒有訴過一句苦！」那辯護士結束了這一句。

「他永遠是孤獨的，」他接下去說。「沒有伴侶，沒有朋友，也沒有黨派……他從來沒有一件新衣裳，從來沒有一刻兒的自由——」

「給我事實！」審判長又吆喝了一聲。

「即使當他的父親，有一次喝得爛醉了，一把抓着他的頭髮，把他扔到屋子外面，在刮風下雪的黑夜，那時他也是一聲不響的！他悄悄地從雪堆裏爬起來，隨着他兩條腿把他送到那裏是那裏……在這一中間，他總是一聲不響的……即使當他肚子餓極了的時候，他也祇用眼睛向人家求乞。」

「後來，在一個潮濕而迷濛的春天晚上，他走到一個大城市。他浸入這個大城市，正如一滴水落在大海洋裏一樣，然而當天夜裏，他睡在牢監裏……但他還是一聲也不

響，並不問這是爲了什麼理由。他出了牢監，就去找苦工做！但他還是一聲不響！

「找工作是比工作本身還苦的事情，——然而他一聲不響！」

「渾身浸透了冷汗，沉重的負荷物把他的身子壓成一團，當他的肚子餓得發絞的時候，他還是一聲不響！」

「被人家濺污了一身的泥，被人家唾着了口水，背着很重的東西從舖道上走到各種馬車，貨車和街車亂穿着的馬路中間，隨時都面對着死亡，他也老是一聲不響的！」

「他從來不算計他得背多少磅重的東西，才能掙到一角錢，在每走一趟中，要跌幾次交才能掙到一個銅子。他也不算計他曾經有多少次，爲了掙到他的工錢而幾乎嘔出了他的靈魂。他也從來不計算他自己的苦命或人家的好命。他總是一聲不響的！」

「甚至他從來不高聲地索取他所應得的工錢。他總是站在門口，像一個乞丐一樣，從他的眼睛裏，透露出了一種狗一般的祈禱。『下次來拿！』於是他像一個寂靜的影子一樣地走開了。下次再來要的時候，他却更靜默了！」

「如果有人欺騙了他所應該得到的，或是給了他一個僞幣，他也總是一聲不響的！」  
「天哪，我想他們說的真是我了！」彭齊想。

「有一次，」那辯護士喝了一口開水，又接着說，「他的生活發生了一個改變……」

……一輛橡皮輪的馬車溜了繩，直向他身邊衝過來，那馬夫給摔在地上，跌破了頭……吃驚了的馬嘴裏噴着白沫，馬蹄鐵也迸出了火星，好像是從一個火車頭上落下來，牠們的眼睛閃着光，恰像在黑夜裏的幾塊燒紅的煤，——在那馬車裏，坐着一個嚇得半死的人。

「彭齊給帶住了那溜繩的馬。」

「這個得救的人原來是一個惡善家，他並不忘記彭齊的救命之恩。」

「他把那死去的馬夫的職位給了他。彭齊於是做一個馬車夫了！不但如此，他還賞給他一個老婆！不但如此，她還替他生了一個孩子！然而彭齊還是一聲不響！」

「他們說的是我，他們說的是我！」彭齊自己嘴裏喃喃地說，越發相信他的推測是不错的了。然而到這時候，他還沒有勇氣抬起眼睛來看一看那最高審判官。

他接着又聽那律師說：

「當他的恩人破了產，沒有能力付給他工錢的時候，他也一聲不響……當他的老婆留給他一個還要吃奶的小孩子而逃跑掉的時候，他也一聲不響的……」

「以償他又一聲不響地過了十五年，那時這個孩子已經長成得非常壯健，儘有氣力把彭齊擡出家去了！」

「他們說我，他們說的是我！」彭齊很高興地說。



的記憶……天知道那檢察官又將喚起他些什麼記憶……

「各位大人！」那檢察官用一個刺激的，誇張的聲音高叫着——但是他隨即就住嘴了。

「各位大人！」他又這樣說了一句，但這回的聲音較為柔和了。說了這句話以後，他又停住了。

最後，從他的咽喉裏發出一個柔和得像牛油一般的聲音來：

「各位大人！他既然一聲也不響，我也將一聲也不響！」

於是寂靜了一會兒，他聽見一個新的柔和而顫動的聲音：

「彭齊，我的孩子彭齊！」這些聲音像一根箏篋弦底音樂似的溶入在他心裏。「我親愛的孩子啊！」彭齊的心溶解在眼淚中了……這時候，他本該愉快地睜開他的眼睛來，但是他們却給眼淚封住了……他從來沒有哭得這樣痛快，這樣傷心過……「我的孩子，我的彭齊！」……自從他的母親死了之後，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聲音，這樣的話。

「我的孩子！」那最高審判官接着說，「你一生老受着苦，一聲不響地受着，你身上沒有一根骨頭，沒有一段肢體沒有傷痕或血印的。你的靈魂裏，沒有一個角落裏不流着血的……然而你却老是不做聲……」

「在人世間，他們不瞭解這些事情。也許連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可以放聲叫喊，而這叫喊可以震倒耶利哥。」（註三）所有的城牆！就是你自己也沒有知道你底潛在的權力。

「在人世間，他們並不因為你底緘默而獎賞你，但是那是一個庸妄的世界，這裏在真理的世界裏，你將受到你的獎賞！」

「你的事情不必在此地審判了，你的價值也不要用天秤來稱了。你要什麼就請拿住麼罷！天庭裏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了！」

這時彭齊才第一次抬起他的眼睛來。他被各方面照過來的光亮所迷眩了。什麼東西都在發亮。他周圍都照映着榮光；從牆上來的，從器皿上來的，從天使身上來的，還有從那些審判官身上來的！無窮無盡的太陽啊！

他低下了他那疲乏的眼睛。

「真的嗎？」他懷疑而又羞怯地問。

「非常靠得住！」那最高審判官回答。「我非常靠得住的告訴你，一切都是你的，

註三：耶利哥，原文為 Jericho，巴勒斯丁之古城名，約書亞率以色列人攻此城七日

祭司吹角，衆人呼喊而城崩塌。見聖經約書亞記第六章。

天庭裏的一切東西都是屬於你的，隨你挑選，你愛什麼就拿什麼，你祇是拿你自己的東西！

「真的嗎？」彭齊又問，但這回的口氣稍稍穩定了。

「是的，真的，不錯！」他們從四插八方肯定地回答他，「但請注意，」

「如果說真的話，」彭齊微笑着說，「我想要每天吃一個塗了新鮮牛油的大熱饅頭！」

審判官和天使們都低下了他們的眼睛，覺得很不好意思。天庭裏登時轟響着那檢察官的大笑聲。

！天傳萊拔 (Isaac Leon Perez 1851—1915) 爲近代猶太著名作家之一。少時爲詩人，受德國詩人海涅 (Heinrich Heine) 之影響最深。中年致力於小說，大都皆以猶太羣衆之生活苦痛情形爲題材。其名著如「旅行漫記」，「密洞中」等，皆藉藉於世。其後又從事於戲曲，著者皆爲舊街斯之樂。其神樂伎之作品最就其通體言之，大概爲兩種泉源之合流：其一乃猶太古書中所記之傳說及智慧，又一則爲當世猶太人眼際之痛苦呻吟也。其對於自身之痛苦，亦曾作過詳盡之描述。其亦不厭厭者彭齊亦乃神樂技著者。短篇小說之自述此文亦僅爲猶太文學中之自傳。

抑且被稱爲近代世界短篇小說傑作之一。英美德法諸國所出版之近代短篇小說選集，常有選錄此篇者，可見其已有定評矣。此篇從美國倍可維豈所編世界最佳短篇小說集譯出。



賊

捷克 J.S. 瑪喀耳

約翰·克羅蒂爾，獨身，年四十歲，前曾因各種大小偷竊罪入獄十六次。紀錄在案。本案因其曾於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開夜間潛入奧柯·詹配萊之住宅，行竊貴重財物若干件，審訊終結，認為有罪，茲判決約翰·克羅蒂爾應受八個月之監禁，並處以苦役。監禁期滿之後，由警察押送該犯回其本質。此後並不准其返回普拉格。

這是地方法院的審判官對於約翰·克羅蒂爾所裁定的判決書。

前八個月，那犯人很愉快地曬着，並且又屈指計算起來。前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和四月，那犯人個個月交那麼又是春天了。我正要這樣，很公平正直，八個月，我十分感謝法官，真的非常感激。

誰要是看子他的臉，一定不會相信這個人曾經犯子偷竊罪而入獄過十六次的。這樣一個規矩，天真而高興的人，品性溫和，像小孩子那雙藍色的眼睛，兩道濃眉，一個狹長的哲學的鼻頭，大嘴脣，臉修得光光的，他一副神氣，使人看起來總覺得很像那些在初秋的幾個禮拜中間成羣結隊地擁進城來的農民。

在他生長的那個村莊裏，那些老輩與輩輩得約翰那樣的專精又在小學校裏，他曾經是個很好的很用心的孩子。後來他到鄰鎮去讀小學，那兒他做學徒來他的師傅也承認他是一個很勤謹與很有頭腦的徒弟。在他滿師之後不久他就消隱在這個廣大的世界裏，正如投一塊石頭到池塘裏去那樣，不見了。他走之後而到底跑到那裏去了？到底做了些什麼事？這是十個神祕的幾年之後，他忽然回到那個村莊裏來——由一個憲兵押着。他是一個滿了刑期的犯人，依照着法律的規定，他被遞解回他的出身地方來了。那憲兵交給市長的公文上雖然記錄着約翰，克羅蒂爾曾經因為竊案而入獄過，但是村莊裏的人，連同那市長本人，都並不介意這件事。因為約翰看起來是那樣的規矩，那麼天真，品性又那麼溫和。但是到了秋天，他又不見了。到明年的春天，又一個憲兵又押着他回本鄉來了。

約翰家說羅蒂爾相信，如某要在冬季獲得經常的工資，其方法並不在於播種或收穫，而是在於設法進律盤去。在十年中其他的季節裏，他總設法過着最不費力的生活。他到底從什麼地方學會了這種人生哲學的，這却是他第一次失蹤與第一次犯竊案之間的神祕生活中的一部分了。無論如何，他自己總顯得好像是很滿意的樣子。而那村莊裏的人也都很習熟於他的事情，每年春天把他接受下來，正如他們接受一些別的構成他們的生活的東西一樣。一到春天，當候鳥開始從南方回來的時候，村莊裏的人就說了：

「哦，爲何家了？」我想他們也快要把克羅蒂爾送回來。恩恩於是帶果然而憲兵又照例地把他羅蒂爾解回來。並且照例把已登記載着他的罪狀的文件交給了市長，以及其他淨賴。每一級長那市長及其村民都對於這些東西不介意。他們談到克羅蒂爾，就彷彿他是本村裏一個最可尊敬的人物似的。因此雖然有了這樣的事情，他的名聲還不失爲六個市庸的村民。他從來不偷竊本村裏什麼東西，而且其農民們反而還願意雇用他看守田莊和果園，以保護他們底蕃薯，蘿蔔，南瓜和水菓。事實上，他倒是那村莊裏的一個最規矩最可靠的保護人。

現在，從九月到明年四月，他又在牢監裏了。

那些犯人們，其中有很多人都是他以前被拘囚時認識的，很親熱地招呼他。在某幾件事情上，他們公認克羅蒂爾是一個權威。他的坦白與誠實，即使在竊賊，虐妻犯及流氓中間亦是出類拔萃的。如果他們中間有兩個內爭吵起來，他們總是訴之於克羅蒂爾而接受他的判斷。他曾到過許多地方，見過許多世面，所以他又能夠講許多極有興味的故事。他們永遠不厭聽他的故事，真的，他們永遠在要求他再講幾個。當他應該離開他們而出獄的時候，他們都很覺得傷心，正如當他在秋天裏重複入獄時，他們都很高興。

一天，幾個獄吏叫他到辦公室去。

「克羅蒂爾說：『從明天起，我要你去服侍兩個在樓上的先生，跟我來，我帶你去見見。』」

所謂「樓上的先生」，也是犯人，不過是與克羅蒂爾及其伙伴們不同階級的。

「這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那獄吏說，「只要你做的就祇是擦地板，給他們鋪床，整理房間。他們兩位都是編輯先生。每人有八個月的監禁，跟你一樣。要是你跟他們打得好交道，你就不用發愁——他們都抽最好的土耳其香煙。」

因此約翰就成爲這兩位「報館裏的先生」底聽差了。這是恰當祇要幾個字，甚至幾個字母，偶爾疎忽地印出來之後，就足以使一個捷克的報紙編輯進牢監的時候。這兩位先生所編輯的報紙曾經登載了一些對於皇帝陛下不敬的文字，所以他們立刻就被拘捕起來，送進牢監來受八個月的禁錮。但是那些獄吏大概多少有點同情於這兩位編輯先生的意見，所以他們居然替這兩位編輯安排了一個房間和一個聽差。

每天，克羅蒂爾替他們擦地板，鋪床，並且抽他們的最好的土耳其香煙。有時他們也跟他談談天。他們問起他過去的生活和他所犯的罪狀，因而頗覺得奇怪，這不是一個尋常的犯人，這是一個毫無疑問地具有一切規矩與善良性格的人。因竊案而入獄了十七次，然而還是「彌道德」的完人。這真是個不可思議的人物了。

冬天來了，雪與嚴寒也跟着來了。凄寂而灰白色的日子開始從那柵條窗洞裏窺視進

這個編輯室裏來，這兩位一向是很高興很起勁的報紙編輯先生現在也變做一對悲哀而寂寞的人物了。每天去替他們洗掃地板，收拾床舖和火爐的克羅蒂爾簡直成爲他們底唯一的解悶者了。

「喂，克羅蒂爾，」有一天，一位編輯說，「我想你現在恐怕已經看慣了這種隔牆柵條的天氣了吧？」

「不錯，」克羅蒂爾回答。「我並不抱怨。如果我不在這裏，也許我會在外邊像一隻麻雀似的凍死的。謝謝你，我很滿意了。不錯，先生。」

「但是，克羅蒂爾，爲什麼你不回頭去過一種正經一點的生活呢？」另外一個編輯問。

「你知道，先生，這在我是很不容易的。我快要受到我的第十七次刑滿開釋了，並且快要第十七次被他們送回到我的家鄉克拉洛維去了。老實說，我很懷疑，除了我們家鄉克拉洛維豈的那些農民之外，不知道是不是還有什麼人肯信任我，給我一個事情做，而在冬天裏，我們家鄉那些農民又沒有什麼菓樹園裏人看管。因此，我所能夠尋到的最好的事情就祇有進牢監了。如果你不去想牠，也就並不會覺得有多少苦痛了。況且我又已經過慣了這種生活。」說着，他微笑了一下，搔着他那剃得光光的頭。

有一次，他忽然冒失地問他們說：「爲了什麼事情，被抓進牢監來。於是他們告訴

他，那是因爲他們侮辱了維也納皇帝陛下。

克羅蒂爾對他們呆了半鐘。

「你們怎樣侮辱了他呢？」

「哦，我們不過說了幾句對於他不像基督的話而已。」他們回答。

他沉思似地點着頭，拿着他的苦帶和香笏出去了。

冬天既過，四月來了。這兩位報館編輯祇有兩天的假期而克羅蒂爾祇有一禮拜光景

停。

「克羅蒂爾，那天早晨，當克羅蒂爾走進房間去的時候，這位編輯說，『我有一個好消息給你。我們想等休出去了之後給你一個事情做。』」

克羅蒂爾殷切地對他們瞪着眼睛。當什麼地方像先生？」

「哦，在我們報館裏。那也不能算是一個事情，不過我想你一定願意做的。我們要你去做我們的門房。每禮拜三兩次地，把這報館裏的東西隨便整理整理。決不會跟你在這裏做的事情有多大的兩樣。」

莫蘭人那裏什麼時候許諾說：

「你三出去就可以。」

「可是，先生，這不成啊。他們還要把我送回到我的家鄉去，而且我是不准再回到普拉格來的啊。」

「哦，這不要緊，」那編輯肯定地說。「這事情我們給你弄妥當來。我認識那個典獄官——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我給你去說，讓他答應你留在普拉格。我還要告訴他，我們將給你這個事情做，並且給你做保人，上個禮拜我來勸你去。你的意思到底怎麼樣？」

「我情願去試試看，先生。」克羅蒂爾問。

一禮拜之後，這個刑罰給予的犯人去開始他的職業了。那編輯先生親自帶了他到各處巡行了三轉，但是克羅蒂爾對於他的新的職位彷彿並沒有多大的熱心。即使那編輯帶他去的那一間預備作為他底臥室的精緻的小樓，也並沒有祛除他臉上的疑雲。

「你對於這個事情，是不是有什麼不滿意的嗎？」那編輯問，很有點不高興的樣子。

「哦，不，先生，」克羅蒂爾柔弱地回答。「一切都很好。」當天他就上了工，但是第二天他就走到那編輯面前說道：

「我要請您原諒，先生，我可不能就在這裏，雖然我心裏很願意在這裏，因為我是爲了您先生的原故，所以不能就在這裏。這個地方，灌進用紙的有那麼多的人，而且每個處

簡東都說他懶懶着那麼多的東西，這裏很有可能會丟掉東西。我知道我自己不會要這些東西，非也我懶得過我自己，非也但是我也知道人家不會會說：「這是克羅蒂爾的！」而且誰都說相信他們，他們就會得笑您，因為您信任了我。我固然絕對地有自信心，可是——

「你別想到那些事情，」那編輯打斷了他的話。「我也相信你；我知道你是絕對規矩的。」

「謝謝你，克羅蒂爾，但是我還沒有辦法就在這裏。因為這會得使您跟我不舒服起來的。克羅蒂爾，我來已經找到一個意外的一個事情。」

「那是一種事情，規矩的嗎？」那編輯問。

「那規矩的，克羅蒂爾？以後我決不再偷東西了。我已經找到了一個容易些的方法了。」  
「哦，很抱歉了，」那編輯說。「我們這裏總要一個人照管照管，我很希望你能就在這裏。可是如果你要出要走的話，我希望你別忘記了你自己的話，規規矩矩的做人。」

「克羅蒂爾先生，再見，先生。謝謝您。」

於是克羅蒂爾走了。

到了九月尾，那編輯正在看一份外勤記者送來的新聞稿。其中有一段題名為「法院瑣聞」的小消息。他起先機械地看，後來，忽然集中了全副注意力。他把那紀事重讀了一遍，於是回頭對那坐在鄰桌上的另一個編輯說：

「你還記得在牢監裏給我們收拾房間的那個克羅蒂爾嗎？這裏有一個報告，說他又得吃八個月官司了。不過這回他犯的並不是偷竊罪，而是不敬罪。他的案情好像是他去罵一個警察，說他給那個老無賴的奧國皇帝當差，真該自己覺得丟臉。」

「噯，那麼我們到牢監裏去到底也有些好處，是不是？」另一個編輯說。「他現在不用偷東西的方法來進牢監了；現在他居然學會了我們的樣，把皇帝陛下叫做一個老無賴了。我得給他脫帽致敬！」

約翰·史伐安普拉克·瑪喀耳 (Jan Svatopluk Machar)，捷克詩人，一八六四年生於柯陵 (Kolin)。少時讀書於普拉格，父死後，家甚貧，教讀為活。旋即從軍，亦不得意。一八九一年至維也納，在商界中得一噉飯地，以餘暇為詩文，始日漸聞名。晚年參與政治，一九一八年為捷克共和國國會議員。其作品在英文中甚少見，此篇譯自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之美國「活時代」週刊第三二七卷第一四四四六期。英譯者註云：譯自「文學供狀」，蓋瑪喀耳所著短篇小說集名也。一

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 老古董俱樂部

南斯拉夫

I. 維列卡諾維區

從初春到晚秋，那老古董俱樂部，這是我們這些非會員及不入選的人給他們題的名字——每天早上八點鐘就集會了，一直到中午才散會，而且常常是在下午兩三點鐘又繼續集會，一直到傍晚。但是，今天，我很抱憾，這個俱樂部已經不再存在了。那些俱樂部分子所會集合着坐過的那個小公園裏的長椅倒還在那裏，而且那些人也還健在，然而那個俱樂部却解散了。那個長椅老是在那兒，有誰要是蹣跚走過牠，也儘可以自由自在的坐下——在從前，這是不大可能的事。

安安，檀柯西希，一個退休了的警佐，由於他是年紀最大，所以是這個俱樂部的主席，他常常在每天早晨第一個到會，坐在那個俱樂部長椅的東頭。其次，總是杜莫·沙西希，一個退休了的小學教師，他老是坐在那主席的旁邊。其次是伊爾珂·皮西希，一個退職了的政府官吏，他總坐在那長椅的西頭，最後是達納珂·脫烈維希，一個變老了的商人，爲了他，杜莫與伊爾珂之間就得讓出一個空位來。

當這四個代表着差不多三百年生活的人物到齊之後，他們的集會就開始了。通常這

個集會總是以沉默開始的——那就是說，以蕭靜與默想開始。

四個人中間，最少說話的是伊爾珂老爺，而杜莫呢，比起伊爾珂來，就算是一個真正的話匣子了。伊爾珂照例總是在早晨沒有興致的，在這個集會中間，他的主要的職務——雖然未必是唯一的職務——是作為一個榜聽者，間或也說幾句意義不明白的話，而這些話總是不大被其他三個人所注意的。據他們說，在幾年以前，他也偶爾會發表一些論調，但是在這篇小說開始的時候，他顯然已經把他所要說的話全都說完了，所以，爲了必需，同時也爲了故意，他守着緘默了。杜莫却完全相反，他永遠有話說。如果安安和達納珂靜坐得太長久了，於是一定是杜莫來打破這個沉默，雖然他是這一羣人中間最年輕的一個；萬一其他三人對於他的發言沒有反應或回答，杜莫就得設法引起另外一個話題來，在必要的時候，他也會找出第三個話題來，直到他能引起一個反應才罷。——這樣，他們的話才開始滾滾不休了。

當這一羣人靜坐得够長久的時候，杜莫就清一清他的喉嚨，點一點頭，把他的手杖叩着那些舖在他兩腳中間的圓卵石，於是對這兩個聊天朋友之中任何一個看了一眼。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怪夢，」他開始說。「我夢見我坐在這個長椅上，拔着一隻鵝的毛。你說這個夢怎麼樣？你詳詳看，這個夢管什麼意思？」

「這意思恐怕是說，」那個養老的商人說，「當一個人年紀老了之後，就不大喜歡

吃晚飯了。」

但是杜莫立刻搖搖頭。「沒有這個意思——一點也沒有這個意思。要是一個人不吃飯也不喝酒，我告訴你，他就活不長久了。」

「喝酒，不錯，」檀納珂說。「這話不錯，就是在晚上也得喝。不過吃飯——倒也未必，未必！」說着他搖搖頭。

「怎麼，難道你還是每晚得喝酒嗎？」

「是啊，我每晚喝酒，」檀納珂公然挑釁似地回答。「這對於我一點也沒有壞處。」

「你自己以為沒有壞處罷了。」

「我知道牠沒有壞處，」檀納珂銳利地回說，但同時他却有點疑心起來，也許他每晚喝的那兩三杯酒很可能會對於他發生什麼壞處。

於是接着又是一段沉默時間，此後，杜莫便向左邊看一眼，又向右邊看一眼，想發現一些話題來開始另一場談話。

「這個年青人是誰呀，帶着那個姑娘在一起的？」當一對年青男女走過來的時候，他就問。

「這個姑娘是誰呀？」另外一個就問。

「不知道，」杜莫說。「開頭倒好像很面熟，可是現在竟說不上來了。」  
「兩個全不認識，」——這是檀納珂說的，其時伊爾珂正在囁嚅着一些誰也聽不懂的話。

於是，也許有一個與他們之中任何一人認識的人走過，對他們掀一下帽子打個招呼。  
「不知道他到那裏去，嚮？」杜莫就會這樣問。

「你爲什麼不問他一聲？」伊爾珂會這樣咕囔着。

「上他的寫字間去，我想，」這是那主席安妥說的，很有把握地。  
此後，他們又得靜靜地坐一會兒。

他們就這樣地消磨了每天的整個上午。他們注視着來來去去的人，猜測着他們到那裏去，從那裏來，思索着這個那個以及一些別的事情。他們把那些在附近玩的小孩子叫過來，問他們是誰家的孩子，此後他們就談論着那些孩子的父母以及那些父母的祖上。或者他們談論着婦人們的衣裳，他們的價值，並且扯到那永遠在變易的款式上去。那公園本身也是他們的一個每日的談料。他們批評那管公園的人，他們說，他並沒有照規矩時常在草坪上澆水，而且他也不甚勤勉地去經心那些樹木。此後，有一個人就會動議大家出一個銅元，再用卜錢的方法來決定誰拿出第五個銅元來，湊起一筆錢來買一份報紙。

。檀納珂，他的眼光最好，就把那張報紙朗誦起來，接着他們就討論起當天的新聞來，通常總是大家都以為多數的新聞皆是捏造的，不值得花五個銅元買來看，並且他們以為他們自己還能够捏造出比這更好的新聞來。於是檀納珂把報紙翻過來，看着那些廣告，以及死亡，出生與結婚的通告。這四個人差不多全認識本城的每一個人，所以，任何一個結婚的或落葬的人，他們幾乎沒有不認識的，最多祇是不很親熱或不很感到興趣而已。總而言之，他們與一切事情都有關係。然而今天，這個俱樂部却已成爲一件過去了的東西了。

杜莫常常沉思於他們這個公園集會的種種形態。他屢次宣稱他們是本城裏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這是安安和檀納珂所欣然贊同的意見。可是，一想到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都得死亡，或者這個集團居然會得終於解體，這却彷彿有點不可思議了。

這個俱樂部終於在行使其職責的時候解散了。他是在牠的公衆活動的場地上暴卒的

一天早晨，那主席安安，不知爲了什麼理由，比平時早了一點鐘光景就離家了。他沿着江邊漫步上那寬闊的人行道，走了六百六十六步，然後又漫步回來——這回祇走了六百六十四步；此後他才轉進公園，在那俱樂部長椅的東頭坐下。

他看看他的錶。才七點鐘！時光還很早，他的那些伙伴在一點鐘或一點多鐘之內，大約還不會來的，於是安安決心且坐着靜等他們，同時，他先單獨地行使起那俱樂部的職責來。他向右邊看看有誰走過，和一對熟人打了招呼，於是再回頭看看左邊有什麼事情發現。但是當他一回頭過去的時候，他就幾乎驚駭得哮喘起來。他所看見的事情，非但是極端的特殊，而且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絕對不可思議的。

那兒，幾乎在那長椅的中間，就是檀納珂所坐慣了的地方，靠着一個年青人，他的腿交叉着，揮動着他的手杖，而且正在吹着口哨！

那主席詫異之至——不，簡直是大吃一驚——他扭着臉呈現出一副非常不愉快的表情，並且把他那盛怒的眼光瞪着那年青人。自從他們這俱樂部成立以來——那就是好幾年以前了——沒有一個局外人，當他看見任何一個會員已經佔據了這長椅之後，敢再來坐在這個椅子上的。如果誰巧有什麼人先坐在那椅子上，當第一個會員出現的時候，總是趕忙站起來，換到別一個椅子上去坐，或者就走開了。依據着這個公園裏的不成文法，這個椅子是屬於這些老古董的。這是一個傳統。他們已成為公園裏的一景了。而現在却來了這個厚臉皮的年青人！

主席安安把他的兩腿叉而又叉，想用他的蘊怒的眼光瞥退這個闖進來的傢伙，可是這箇年青人却滿不經心，根本沒有注意他，還是揮着他的手杖，嘴裏吹着一個更愉快的

調子。忽然，那年青人一跳跳了起來，急急忙忙地走了。那主席跟着眼去看，看見他一直走向一個在一刻兒以前從拐角裏轉出來的年青姑娘跟前去了。原來他是在等候她。不錯，準是那麼一回事，他是在老等她。但她到底是誰呢？安安因爲近視很深，瞧不到那麼遠。她彷彿很年輕。她和這個厚臉皮的小子顯然是約好了在這裏私會的。也許她的母親派她到菜市裏去買東西，而現在，你瞧，她在幹些什麼！這就是現在的孩子們挺高興幹的事情！你對他們能有什麼期望？這個世界真不知會變成怎麼樣？

他簡直不耐煩等候他的伙伴了，因爲他急於要告訴他們：他們的長椅怎樣會被一個輕狂的局外人，一個渺小的青年，所佔坐過，這批青年人又怎樣地沒有出息。

次日早晨，那主席到公園裏稍微遲了一些，大概在七點半光景，當他走近那長椅的時候，他所看見的現像幾嚇倒了他。還是那個青年，又坐在那兒了。他的兩腿很放肆地交叉着，還在吹着口哨——而且這回更糟了，他竟坐在那長椅的東頭，就是那主席的老位子上！

安安起先不免有點躊躇，不好意思走向他們的椅子去，但隨即就鼓起勇氣，照舊前進。

「我要告訴這小子，他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坐，」那主席喃喃地自言自語着，堅決地走向那青年人去。「我們到要看看，這到底是誰的椅子！」但是當他走到那青年身邊以

前，那青年已經跳起身來，衝到對街去，那兒，在拐角上，還是昨天的那個姑娘在等着他了。

主席站在那兒，注視着這一對青年男女。他們的景像使他比昨天更顯得倉皇失措。原來他們是有老約會的，不是嗎，嚶？

當其他三個會員到來之後，主席立刻就宣說了他那不滿意的事件，因此，大家就議決明天早晨全體會員都該早到一點鐘，這樣，他們可以大家都看到那一對青年男女，如果他們仍舊有約會的話。

次日早晨，甚至在七點鐘以前，這個俱樂部已經開場了。那主席把這兩次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事情又作了一番生動的敘述，於是這俱樂部的全體會員決定要盡他們的一切權力以保持他們在公園裏的權利，而且，還要更進一步，把這一對青年男女的事情澈底解決一下。

「你留意着他，安安，」杜莫說，「如果來了，就指給我們看。」

「哈，他來了！」一刻兒之後，安安就輕聲地說，這時那青年人剛從一排樹叢背後顯現出來，走向一個離開他們大約十尺光景的椅子邊去。

於是這個團結一致的俱樂部全都注視這個青年人。

「他是什麼人？」杜莫問。「誰認識他嗎？」

沒有；安安和檀納珂都不認識他；伊爾珂也祇是咕噥了幾聲。這個青年是個無名小卒，也許是最近才到這個城裏來的一個假期旅行者。

「我們該怎麼辦？」——又是杜莫先發問。

「我們應該把他報告警察局，」檀納珂回答，「請他們通知他，這是我們的椅子，不准他來佔坐。」

「不，」主席搖著頭；「那還不需要。讓我們自己先來告訴他。不過，這還不單是一個椅子的事情；我們必須徹底的干涉一下他跟這個姑娘的事情。我們雖然不認識她，可是無論如何她總是本城的人，而他呢，顯然地，是一個外路人。」

不錯，那真是比椅子重要得多。那個姑娘必須受到保護，不讓這個外路人誘惑了去。但是，當這四個老頭兒正在各自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那個坐在附近椅子上的青年外路人突然站起來三腳兩步的穿過馬路去了。

「喔，他走了！」杜莫嘆著，他是第一個看見那青年站起來。

「在那邊拐角上的就是那個姑娘，」安安說。

「她做這種事情，應該自己覺得羞恥啊，」杜莫說，安安聽了這話也點點頭，而伊爾珂則還是咕噥著一些不知什麼話。然而，檀納珂却一聲也不響。他正在用一雙注意的，頗有興趣的眼睛凝視著拐角上的這一對青年男女。

「你這樣盯着他們，倒像一隻老鸛盯着一個蛋，」杜莫說，因為檀納珂沒有同意——或者甚至聽見——他對於那姑娘的行爲的批評而表示着憤慨。

「說不定他自己也愛上了這個姑娘了，」安妥微笑着。「你知道那句老古話嗎：笨莫笨於老笨伯？」

檀納珂好像沒有聽見他們的話。後來，當那一對青年男女走去了，他才回頭看着杜莫。

「你認不得她嗎，杜莫？」他問。

「認不得，我看不到這樣遠，」杜莫說。「難道你認得嗎？」

「是的——她——唔——」檀納珂遲疑着。

「怎麼啦？」主席安妥問。「她到底是誰？」

檀納珂對杜莫凝視了好久；才說：

「好，如果你要我告訴你，她就是你的令侄女，杜莫——很對不起，我說出來了。」

杜莫好像覺得那椅子在他坐位底下盪動起來了。至於其他的兩個，也覺得處境非常之困難，不作一聲。

「我的侄女？」杜莫氣喘地說，皺縮着他的兩道濃眉，並且撚着他的鬚子。

「是的，」檀納珂說，一邊不期然而然的退縮了一下。

「那不會的！」

「哦，我看見是她，」檀納珂堅持着。

杜莫對他的鄰座瞪了一眼。

「你這個老笨伯，你！你要不是沒有看清楚，就是——就是撒謊！」杜莫發作起來了。

「撒謊——你竟敢說我撒謊，還罵我是個老笨伯，你這個可憐的老朽！」

於是杜莫與檀納珂兩個都氣得發抖了，要不是那主席安安在這時竭力調停，他們恐怕真會得打起架來。

「喂，杜莫！喂，檀納珂！」他籲請着，想把他們的鬨鬧平定下來。「檀納珂，也許說不定是你看錯了？也許是另外一個姑娘，看起來跟杜莫的侄女很像的。」

「不，我沒有錯！」檀納珂嚷着。「我不知道這事情要你們管什麼！」

「好吧，那麼，」那主席溫和地說。「那麼你沒有錯，那麼這樣，事情就該這樣辦，杜莫，你得抓住這個機會去給你的令侄女一頓嚴厲的教訓，或者狠狠的打她一頓。」

「我不用你指教我該怎麼辦！」杜莫反攻着安安。「我自會去教訓我的侄女或是打她一頓的，我想應該在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但決不——懂不懂？你們別來管我的事。」

「你懂不懂。」

安安半席看出他現在不管說什麼話或有什麼舉動，都是適足以增加麻煩的，所以他就站起來漫步而去了。

現在，忽然地，那緘默的伊爾珂開口了。

「那是不錯的，杜莫——不錯的，」他說。

「什麼不錯的？」杜莫問，他的眼睛突出着看定了伊爾珂。

「的確是你的侄女，不錯的；我也看清楚了。」伊爾珂說。

「你又是一個撒謊的！你幾個月來不說話，可是今天一開口就撒謊。」於是杜莫也走了去，嘴裏喃喃地發着脾氣。

現在祇賸檀納珂與伊爾珂兩個了，他們互相看了一眼。

「我們都沒有錯，」隔了一會兒，伊爾珂說。「你看見她，我也看見她。我早已曉得她跟這個孩子有約會了；那有何妨？我也認識那孩子——是克拉祺希醫生的兒子，一個大學生，人也不壞。」

「那麼你為什麼不早說？」檀納珂問。

「為什麼我應該早說？」伊爾珂回說。「他們都是年青人，照我的想法，祇要他們自己情願，他們儘可有約會的權利。這一點不干我們的事。」

「不錯，但是如果我早知道了，我就不會把這件事情弄糟了。這都是你的錯。」  
「好吧，如果說這是我的錯，我也沒有什麼抱怨的。你們這批人，尤其是那個多嘴的杜莫，早已使我覺得很痛苦，老是愛管人家的閒事，什麼人的事情都要管，活像一堆老太婆，我久已在等一個機會想脫離了這個古老的傻椅子。今天總算是等到一個好機會了。再見吧！」於是伊爾珂也走了。

這就是關於老古董俱樂部之解體的不愉快的故事。那些會員雖然仍舊在每天早晨八點鐘光景來到這個公園裏，在那兒坐到中午，但是却各自找一個椅子坐。那前任的主席在公園的北部佔了一個座位，杜莫在西邊找到了他的位子，伊爾珂在南部，檀納珂則在園東——從前的那個舊椅子現在却空起着，任何人都可以愛坐就坐了。

伊索·維列卡諾維區 (Iso Velkanovich)，南斯拉夫現代作家，其生平及著作均未詳。此文係從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之「活時代周報」第三二四卷第 四二〇四期中所載之英譯本轉譯。英譯者云：維氏作品專長於描寫克洛諦之鄉村生活，而此篇則從其短篇小說集「史里謨城的故事」(Stories of Sryem) 中選出。



# 建築家

南斯拉夫 A·克萊菲

當那轎車在積雪的路上疾馳過的時候，在車燈所照出來的圓形的亮光中間，兩匹吡馬的屁股急速地一聳一落着，正如在洶湧的大海中的船舶一樣。這兩匹牲口底寬闊的背形以及牠們的纏繞籠頭底輪廓全都被牠們的汗水蒸騰的身體上所蒸發起來的水汽所朦朧了。轎車的鈴聲叮瑯地響着，除了馬蹄踐踏聲和轎車滑板的輾軋聲之外，把一切聲音都掩沒了。天上閃爍着繁星萬點，田野，在一幅微明的白被單之下，一直伸展到森林邊和山腳邊。

當那轎車夫把馬鞭子揮擊着這兩匹吡馬而催促着牠們的時候，牠們正在很辛苦地奔上那到達鎮市以前的最後一個山坡。

「噫，黃妞兒，大姑娘，上勁些！你這趟是要緊的差使！」轎車裏的那個人從他那冰凍了的鬍鬚中吆喝着。「還有你也是，黑妞兒，別想偷懶，掛在你旁邊的大姑娘身上跑！上勁些！」他苛酷地揮着他的鞭子，又擎起燈來探照着前面的路。

這兩匹牲口加緊了牠們的步伐，拼命地奔仰着頭上山，但時時顛蹶在那滑溜的冰凍

的路上，在十字路口，那輛車夫把車轉進小路上去，隨即就在一所隱蔽於一叢樹木中的精緻的小屋子門前停住了。他敏捷地把兩條氈子蓋在那噴汽的轎口身上，然後拿了燈，急急地走向大門，按了一下電鈴。

當那電鈴底尖銳的小聲音刺進了這舒服的家屋裏的靜謐空氣而又寂默下來之後，這趕車的人才把眼光注視到門口掛着的那醫生底招牌上的金字。隨後他又把眼光轉移到窗子上，等候着這窗子裏顯出一派亮光來答應他的訪謁。

正當一扇窗簾響起來了，當他輕輕地開開來之後，一個婦人底頭，裹在一條披肩裏，顯現了。

「誰呀？有什麼事？」

「是我，茲特萊·克洛巴沙爾，從格拉希那來的。」窗下那個人回答。「我的哥哥馬丁害病了。你們那位福音醫生跟他很熟的。他曾經給醫生介紹過好幾個病家，現在他自己也需要請醫生了。肺炎，或者是跟這差不多的病。請你去通知一下福音醫生，我有輛車在這裏等他。」

「好！我立刻去請他。」

「謝謝你，太太，我跟你請晚安啦。我希望我不會讓你太麻煩了。」

「啊！一點不，這種事情，我們是常有的。晚安呀！」

森特萊·克洛巴沙爾回到他的牲口旁邊，藉着他那盞燈的幫助，他察看了一下馬具是否好好的沒有走動。他整了整黃妞兒底嚼鐵，又拍拍黑妞兒底項頸，把牠的眼遮上的皮帶扎了扎緊，於是，含含糊糊地誇獎着牠們這「兩個善良的大姑娘」，他回到轎車邊，給醫生預備好了座位，然後坐下在車裏老等。

不久之後，他和那醫生就在這嚴寒的夜裏疾驅而下那山坡了。

森特萊很有點不舒服——這或許並不是由於座位擠得太緊，而多半還是因為，像大多數的鄉下人一樣，在與一位受過教育的文雅的紳士挨近的時候的那種侷促之感。此外，那盞燈現在又是在他的左腳脛骨上震動着，那玻璃格格地叩響着，火燄在風裏顛跳着。他身上雖然好像穿得很少，可是他並不覺得冷。

那醫生却緊緊地裹在一件蒙茸的皮大衣裏，在領子和他的龐大的皮帽子中間，他的鼻子和眼鏡——牠在跳躍的燈光中閃亮着——就是唯一的可以看得見的東西了。

如果是馬丁·克洛巴沙爾他自己派他弟弟來請的，醫生心裏這樣想，那是無疑地，他一定病得很重了。馬丁底節儉是差不多近於吝嗇了。他不是一個肯在醫生身上用錢的人。醫生知道他的肺部很弱，也知道他常常咳嗽，但是他從來沒有聽見他訴苦過。馬丁·克洛巴沙爾也常常來找他，介紹他到村子裏的病家去，藉此賺一些外快，走在路上的時候，他偶爾也問問醫生，某種病該吃些什麼藥，某種病最好用什麼方法治，但他常常

是迂迴曲折地問過來，所以那醫生又不能認爲他是就診而向他收費。現在馬丁竟正式地來請他去看病了，無疑地這一定是他很嚴重地需要醫生了。

轎車從大路上轉進到一條狹窄的支路上。蓋特萊·克洛巴沙爾拉了一下繩，抽響了一鞭，當那轎車很快又很穩地滑走着的當兒，他終於回頭對醫生說：「馬丁已經病了三天了，但是他不讓我來請你。」

「哦，我知道，」醫生說。

「這不過是重傷風而已，他說，」蓋特萊稍稍地克服了他的羞怯和偏促，接着說。「但是今天，他發熱了，還有咳嗽，到黃昏時分，好幾次連呼吸都不能了，心窩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刺着他似的。」

「唔——」

「因此他就害怕起來，恐怕生了肺炎，於是他才叫我去請你。」蓋特萊揮着他的鞭子，又把醫生膝上蓋的氈子拉整了一下。

「但是馬丁確是怕死。你瞧，這幾年來，他已經在他的地上造起了好幾座新屋子——馬廄、倉房、農具間、雞棚。他把一切的享受都節省下來，去建設起我們的父親所傳給他的田地，現在他除了自己住的屋子以外，差不多一切都是簇新而又時髦的。他所住的屋子已經快要倒塌下來了，而他周遭却建築着那些精緻的倉房和小屋，我想這一定就

是他爲什麼很怕死的緣故。他要把屋子造起來，還備這一筆備。此外，還因爲孩子們還太小。

「也許他的病並不太嚴重，」醫生說。

「上帝知道，」蓋特萊說。「喂，黃妞兒，上勁藥，黑妞兒！你是在救命，不是去送喪哪。」

他們終於馳進了一個廣大的莊院，一邊是一所又乾淨又大的新屋子，另一邊是一座很難看的小茅屋。

那個窗子很小而天花板上又薰滿了烟的低矮的房間，僅藉那懸掛在一隻龐大的橡木桌子上面的屋角上的烟衰滿佈的油燈底微光而照明着。一個屋角上，恰當那筒瓦做的火爐上面，放着一條長凳，桌子旁邊是幾隻椅子和一條長檯，此外，便是兩隻床，牆上掛着幾幅聖人的畫像——這一切便是房間裏所有的動用傢具了。

房間裏差不多塞滿了來探病的鄉鄰。有幾個便來招呼醫生，幫他脫掉他那厚重的大衣和套靴。

病人躺在大牀上，以哀懇似的眼光看着醫生。

「晚安呀，馬丁，」醫生說。「或者，還不如，給你請早安。現在快天亮了。」

「我還能等得到看見牠嗎——天亮，福音醫生？」病人衰弱地問。

「不要失望，克洛巴沙爾。振作起精神來！」

「牠在刺着我，牠不時地在悶住我，讓我喘不過氣來。你能不能救救我，福音醫生？」這病人底臉真是一個悲劇，他注視着醫生，好像想從醫生底眼色裏看出他底命運到底還是要死呢，抑是可以活着——而且還可以蓋屋子。他那隻粗大而只賸了骨頭的手忽然從被單底下伸出來緊緊地抓着醫生。「救救我，福音醫生！我會送你診金的——你要多少就多少。我必須活着——活着，我才能够——這樣我才能够做完工！」

「你別這樣激動，馬丁，」他的老婆弗朗珈說，滿臉流着眼淚，把他底手放進了被窩。「你放心！福音醫生來救你了。」

「放點勇氣出來，克洛巴沙爾！」醫生一邊準備着給他診視，一邊說。「——眼看來，你並不像生什麼重病的樣子。」

來探病的客人都退出了房間，於是那醫生，由克洛巴沙爾底老婆幫助着，給病人檢查了一回，於是仍把他的傢伙放進在皮包裹裏，坐下在弗朗珈給他撥到病牀邊來的椅子上，按着馬丁底脈膊，出神地沉思起來。

馬丁底臉因苦痛而歪扭着，他的呼吸變成爲急劇的哮喘。他底眼光裏充滿了希望，充滿了絕望，也充滿了信任：這個醫生也許有權力能够保全他，使他活着，使他繼續工

作下去。

「是不是——是不是肺炎。福音醫生？」

「是的，肺炎，」醫生回答。「這是一種普通的病，每年到這個時候總有的。不過——哦，你身子很結實，完全能够抵抗得了的。」

「醫得不太遲嗎？」

「當然不，你這小獸子！」在醫生能回答他以前，他底老婆就搶着說了，一邊給他擦掉額上的汗。

「當然不，」醫生也重說了一遍。「我總盡力給你治，」於是他轉向弗朗珈，告訴她該怎麼樣治。

馬丁覺得這是他一生最嚴重的時候。他覺得如果他現在竟是死了，那麼一切的那些曾經成爲他底生命之一部分的工作，一切的那些使他的生命有存在之價值的東西，也勢必全部崩潰掉。他必須活着，他無論如何必須挨過這一場病。

他半坐起來抓着醫生的手臂，把醫生更拉近一些。

「醫生，別讓我死！」他絕望地嗚咽着。「我的工作還祇做了一半，我的重要事業還在等着我去做。我已經把這一切工作都計劃在心裏了。如果我死了，誰能完成牠呢？啊，福音醫生，一切都會因此而停頓了。弗朗珈是個婦人家，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孩子

呢，你看他們，還都是小把戲，女的只三歲，男的七歲，過來，弗朗賽克；過來，泰齊

兩個孩子坐在火爐邊，看着他們眼前的情景。那男孩子，一個壯健的小漢子，這時便慢慢地爬下梯子來走到病牀邊。

「喂，小人兒，」醫生說，「拍着那孩子的頭，又拉拉他的手。『你還是去坐在火爐前罷。你爸爸害病了，他不應該太多說話。』於是，他又轉向馬丁說：『你說話太多了，克洛巴沙爾。那是不好的。』」

但是馬丁的話是阻止不住的。他的理想很大，使他用全副精神對付着，像他的肺部和心臟裏的這一點點小病，在這時候，簡直是不足以使他介意於醫生的勸告了。

「我已經造起了馬廄，倉庫，還有小屋，都是我親手造起來的——就用了這一雙手。你看，醫生！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功的。我在自己的森林裏採下木材來，我自己砍，自己鋸，自己運回家。我在自己的地上掘起泥土，自己燒砌牆的磚和蓋頂的瓦。我又自己到山上去採石頭，」說到這裏，他胸部的敵人想撓擾他一會兒了，但是稍停一下之後，他又說：「慢慢地，每年又一年，我做成功了。我把這地方建設起來了。我成爲我自己底土地上的皇帝，我建築起了我的王國，一切都造好了，只除了我的皇宮，我的朝廷，我自己的住宅。剛才你進來的時候，也許已經看見了院子裏堆着的那些木材和磚

瓦。這都是我在上一個秋天運回來，而在這個冬天動手鋸解的。明年秋天，我想再多燒一些磚瓦，那麼再下一個春天就可以造起來了。可是現在——現在，福音醫生？」

他那雙充滿了血的，灼熱的眼睛，顯現着一種祈求的神情，注視着那醫生。

他的老婆在床腳邊哭着說：「你會造起來的，馬丁！別耽憂，你會造起來的。」

坐在火爐上邊的小奈齊珈，看見她媽哭了，也就哭起來；但是那個站在離開病床較遠的地方的弗朗賽克，却把兩隻小手往衣袋裏一塞，抿緊着他的嘴唇，一道異樣的光彩在他那雙小眼睛裏閃爍着。於是他一步一步的走向他爸爸的病床，挨在他媽身邊，說道：「不過，要是爸爸造不起來，我會造起來的。」

那母親聽了這小人兒的話，大吃一驚，而那個正在因為痛楚而輾側不安的父親，却不顧醫生的攔阻，竟支着肘子一骨碌的爬起身來。

「不過爸爸他自己總會得把屋子造起來的，」那母親回頭對她的兒子說。

「哦，我說，要是爸爸不造的話，我會造的。噫？」於是那一道奇異的，大丈夫的果決的神情又在他那雙小眼睛裏閃爍着。

「過來，弗朗賽克！」馬丁·克洛巴沙爾叫着他的兒子。他走過來了。」

弗朗賽克走近到他父親身邊，於是這兩個男子——兩個建築家——的眼光彼此很了解地接觸了。

「拉拉手，我的孩子，」馬丁說着，伸出了他那隻粗大而有棱角的手，一隻建築家的手。於是那兒子把他的小手放在這手裏。

過後，馬丁·克洛巴沙爾就沈倒在床上，閉上了眼睛，永恆的和平降臨在他那勞瘁的軀體上了。

阿洛異·克萊菲 (Alojz Kraigher) 是南斯拉夫的一個著名作家。他是詩人，小說家，又是戲劇家。其生平不甚詳細，也不知道現在是否還生存。我們對於巴爾幹半島的文學界，知道得實在太貧乏了。這篇小說的英文本，原載一九二四年的「活時代周刊」。因為讀後覺得很感動，所以給譯了出來，好在文學不至於因隔了二十年，就不時行。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暫存記。

又本文中所謂福音醫生，英文乃為 Gospel doctor。Gospel 一字斜書，遍查不識。意者即 Gospel 之異文乎。故暫作此譯，想來是「慈善的」之意，否則，或者是一種教區裏的牧師而兼醫生者。不熟悉申歐社會生活，故不敢定。伏乞讀者惠教。又記。

# 戴亞王

蘇特曼著  
施登存譯

獨幕歷史名劇 實價五十元

蘇特曼是德國現代兩大戲劇家

之一。本劇乃以死為主題的歷史的獨幕劇的名作。美國梅佑教授說得好：祇有當我們敢於從容不避地直對死神，我們才能覺得生命之豐富，才能擁有一切生存的可能性。作者在一个古代戈特人的英勇國王戴亞的史實中表現了死的意義，當然，這就是表現了生的意義！

此地的讀者從此獲得一點意志上的啓發。

# 冬天的故事

海涅著  
周學普譯

諷刺敘事長詩 實價一百八十元

海涅是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本篇則是他的諷刺敘事詩的傑作。作者即謂這是極其大胆的直率地表現着德國當時的人心的動態，而自信會有一種古典詩文的持久的價值。這是嚮慕自由的詩人在不自由的國土上的旅行記。充滿着對祖國的熱愛和對軍國主義的憎恨。讀者當體味到幽默後面的嚴肅，辛辣後面的熱愛，一次鞭撻，不啻一首頌歌。

周先生翻譯此稿，幾經改訂，屬筆極爲謹嚴，對原來風韻，都能保存。

# 北山譯乘第一輯

施 蟄 存 先 生 選 譯

- |                                |                                |                                  |                                |                         |                         |                           |                              |                        |                        |
|--------------------------------|--------------------------------|----------------------------------|--------------------------------|-------------------------|-------------------------|---------------------------|------------------------------|------------------------|------------------------|
| 1. 自殺以前<br>中篇<br>奧國顯尼志勒<br>五十元 | 2. 老古董俱樂部<br>短篇<br>俾萊支等<br>一百元 | 3. 戰勝者巴爾代克<br>中篇<br>波蘭顯克微支<br>即出 | 4. 沙洛揚小說集<br>短篇<br>美國沙洛揚<br>即出 | 5. 尼采的晚嗣辭<br>逸話<br>褚威格等 | 6. 美<br>瘧<br>中篇<br>法國穆賽 | 7. 丈夫們的事情<br>對話<br>匈牙利莫爾納 | 8. 薛爾爾<br>薇<br>中篇<br>法國特·奈瓦蘭 | 9. 沙上之足跡<br>警句<br>果爾蒙等 | 10. 奧爾斐<br>劇本<br>法國高克多 |
|--------------------------------|--------------------------------|----------------------------------|--------------------------------|-------------------------|-------------------------|---------------------------|------------------------------|------------------------|------------------------|

民國卅四年十月初版

老古董俱樂部

每冊實價一百元

選擇者 施蟄存

發行者 馬雲

發行所 十日談社

福建永安

版權所有

